

日本幸徳秋水原著

社會主義廣長舌

上海商務印書館譯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華六法

全草案。校訂精審。取擇最便。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二元	暫行商律	附商律草案	一部	本書將六法合編。分爲六冊。刑商法又各附以
六角	民事訴訟律		六冊	草案。校訂精審。取擇最便。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一角	刑事訴訟律		七冊	行新刑律附刑法草案
一冊定價四			八冊	訂一冊定價三角
				訂二冊定價一元

是書自民國創立時始。至正式國會成立時止。凡臨時政府期內所頒法律及各部命令。無不採集。計分爲十五類。如憲法、國會官制、官規、內務、財政、軍政、司法、教育、農林、工商、交通、地方制度、公文式、禮制、服章、賞卹等類。末附優待條件。共計七百餘目。用五號字排印。裝成袖珍本。最便攜帶。誠爲政學界及一般國民檢查最便之書。允宜人手一編也。

中華民國法令大全 洋裝一冊 一元六角

中華民國新法令 每冊角半
中華民國新法令 六十冊
本編自民國元年一月起。凡臨時政府所宣布法令。廣爲搜輯。分類排比。陸續印行。全份六十冊。

中華民國新法令 每冊二角
中華民國新法令 六十冊
本編依正式國會成立。重訂體例。改換格式。自民國二年五月爲始。隨時采輯。廣續前書。搜輯完備。分類精當。足供全國政學各界之用。凡前購臨時政府新法令。或法令大全者。均宜接閱。

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

已出五冊

每冊角半

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 本編自民國元年九月以後。凡教育部公布之各種法令。無不廣爲搜輯。辦學諸君。洵宜亟爲購閱也。

中華民國現行司法法令

刊

中華民國現行司法法令 本編分爲十類。一刑律。一訴訟律。一法院編制法。一解釋法令。一司法事務規程。一律師。一監獄看守所。一公文式。一制服。一統計月報。自暫行適用前清法令及新頒法令。搜羅完備。最便檢閱。

廣長舌目次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

革命之間題

社會主義之實質

社會主義之理想
社會主義之適用

帝國主義之衰運

暗殺論

無政府之製造

國民之危險

華爾波之政策

於外交上非立憲國

財政之大革新

好戰之國民乎

兵士之厚遇

非爭戰文學

非政治論

目的與手段

國民之麻痺

無理想國民

義務之念

老人之手

汗辱文明者

伊藤侯之盛德

廣長舌 目次

平凡之巨人
祭自由黨文
新年之歡喜
戀愛文學

歲末之痛苦
高等教育之拒絕
自殺論
讀修身要領

廣長舌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

放一隻眼以觀世界之大局。握一管筆以讀世界之歷史。沈然冥索恍然大悟。曰。世代之進步與人類之進步其速率固相等哉。嘗聞諸歷史家矣。人類文明之程度。恆視其世代以爲等差。故或閱一世紀而產出一文明現象。或閱半世紀而又產出一文明現象。甲時所視爲文明者。乙時或野蠻之矣。乙時所視爲文明者。丙時或又野蠻之矣。相乘相除相遞相嬗。無有止境。蓋公理也。然則吾人者。其亦自思於十九世紀之天地。尙遺如何大件未完結者乎。更挾持如何物事。以入二十世紀之天地。而爭自存圖自立於爭競之世界乎。

歷史者人類進步之紀錄也。閱世而生人。閱人而成世。此人類之處此世代也。於其智慧德性之開發精神地位之上。進物質生活之改善。必不能少時休。又決無有退步之理。若諸行無常盛者必衰之說。以一人論則誠然。以一個之國家一種之民族論亦誠然。雖然。彼等卽腐敗墮落也。彼等卽衰疲滅亡也。於世界之全體。

固無損也。非惟無損。吾謂是種之劣國家。劣民族。苟一例漸滅絕跡於地球上。則人類全體之精神生活宗教政治等之改良進步當倍加其速率矣。譬之水焉。其蒸發也。勿謂水量之減。彼減去之水量。其氣更化爲雨露。以助五穀之發育。劣國家劣民族對於人類全體之影響。非如是乎。

古來所稱爲文明者。決非專爲一帝王。一國家。一民族之福利已也。其益益進步必將爲人類全體之福利。觀於彼等文明者。每不辭益益擴充。以期傳播其文明於全球可以見矣。埃及也。亞西利亞也。巴比倫也。耶利西亞也。皆文明者也。姑置勿論。請言希臘之文明。希臘者。歐洲文明之鼻祖也。然當彼利烈之全盛時代。其文明僅及於國。則私也。後雖漸傳播於蕞爾歐洲。猶私也。未幾而風潮泛發。愈播愈廣。羅馬遂持續其文明而補修之。擴張之。以光被歐洲全土。歐洲又持續羅馬之文明。而補修之。擴張之。自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文明之風潮。直傳播於南北亞美利加。東部亞細亞。阿非利加。其擴張進步之方法。既年勝一年。日勝一日。其進步增加之速度。則如物自空中落下。愈近地則地之吸力愈加。而物之落也。

亦愈速。由一種族之文明。進而爲數種族之文明。又由數種族之文明。漸進而爲人類全體之文明。故十九世紀文明進步之速率實爲振古所未有。由是以推則二十世紀文明之進步其速率更何如耶？然則卽謂二十世紀也爲劣國家劣民族絕跡於渾圓球上之世紀亦奚不可。

人之生也。自少而壯而老。其食物、衣服、性質、狀態、諸等功用。漸次有異。世界之文明也。自一種族而及數種族。而及人類全體。其主義思想。亦不得不異。何也？適於百千人之文明。未可適於億萬人。適於數國民之文明。未可適於世界全體。故希臘羅馬之文明。猶容蓄奴之制。歐洲之文明。則不能容也。十八世紀末年之文明。猶容貴族專制之主義。十九世紀之文明。則不能容也。至今日而文明民族之腦中。又產出一帝國主義。以代個人自由主義。爲十九世紀後半文明之精神。觀於此而益嘆國民之文明與世界之文明。其進步殆不可以道里計也。

十九世紀之文明。以個人自由主義。打破貴族專制主義。脫卸人類奴隸之羈絆。偉矣哉！是文明進步之第一關頭也。雖然。人類文明之切要問題。不在個人之福。

利而在社會全體之福利。吾人進步之重大目的。不止於獲得自由。而更期進於平等之域。歐洲之民族由個人自由主義。一轉而為國民統一主義。由國民統一主義。再轉而為帝國膨脹主義。自茲以往。其將三轉而為世界統一主義乎。吾觀今日各種文明民族之腦中。其於世界統一主義蓋已微泛其潮流。漸蒔其種子矣。此固不可不知者也。

雖然十九世紀之文明。雖能打破政權之不平等。而未能打破經濟之不平等。遂激成一種自由競爭之制。下層勞動者前不堪政權之弊。曾結合以脫政治之桎梏。今則不堪經濟之弊。遂漸生結合以脫資本桎梏之思想。此思想一發動而世界之運動又增一進步。吾請言其結果曰。資本合同主義。

帝國主義之飛揚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也。雖為文明進步之公理。然其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何也？蓋彼等民族久已不堪個人自由競爭之弊。遂變而出此主義。團結其國民之力。伸其競爭之手段。以與他種民族爭。然爭之既久。優勝劣敗。於是凡能翹然立於世界上之國家民族。其勢力皆足以相敵。則又不得不變而出於。

世界統一主義矣。

蓋從文明版圖擴張之後觀之。吾知各種民族之運輸交通。必益發達。由是世界上之生活、利害、物價、智識、道德。漸同赴平準。自然之勢。彼歐洲之政治家。不得獨誇其武力。歐美之資本家。不得獨炫其經濟。化其凌虐之思想爲博愛。變其競爭之手段爲共和。政治家則由自由主義轉爲國民主義。由國民主義轉爲帝國主義。又由帝國主義轉爲世界平和主義。經濟者及社會者。則由競爭主義轉爲資本合同主義。由資本合同主義轉爲世界社會主義。夫如是。而人類進步之歷史始大成也。

偉矣哉。汝十九世紀之政治家。授吾人以自由之福利。更產出帝國主義。以矯自由競爭之弊也。雖然。帝國主義者。特吾人世界社會主義之導火線耳。吾人於二十世紀之前半。必將更組織世界社會主義。以代帝國主義。并掃去其一切弊毒。此固世界上之人類所同有之感情。同有之進步也。

革命之間題

積陰冥冥。風號雪飛。其極也。則一陽來復。連霖鬱鬱。雲壓霧塞。其極也。則青天赫日。此天地之革命也。當此時也。凡亨毒於天地之物類。必有一大進步社會之革命。亦猶如此乎。

聞革命之語者。勿誤解爲是不敬也。勿誤解爲是謀叛也。勿誤解爲是弑逆也。是固共和政治之起點。也是人類進步之急切關頭。也是世界之公理也。故革命者。非苦羅母耶爾之專有。非華盛頓之專有。非羅壯斯比爾之專有。非鐵火與鮮血之專有。四民平等者。社會一大革命也。王政復古設立代議政體者。政治一大革命也。十八世紀科學殖產器械之發明。殖產一大革命也。革命有二。一爲平和之革命。一爲猛烈之革命。平和者奏效緩。猛烈者奏效速。人有言曰。革命者一種之顛覆也。其公目的皆抱持新異主義組織新異制度以布於一時。而其手段則不同。有用暴力流鐵血。風馳電掣以除腐布新者。有尺進寸取維持現在之制度以漸圖發達隆盛之結果者。由前之說是謂猛烈手段。由後之說是謂平和手段。談革命者。於是二種手段孰去孰取乎。此誠第一重大之間題也。

由斯以談革命之公目的在組織新制度以更代舊制度夫人而知之矣我國今日之情狀非瀕一大革命之機乎吾人革命之手段其將主張平和平抑猛烈乎請言政治之現象今之登政治之舞臺爲衆所注目者非內閣乎衆議院乎貴族院乎各政黨乎吾人試起而觀彼等之施治其腐敗不已達於極點乎彼等直奉私利私福於藩閥耳彼等直奴僕於藩閥耳彼等所組織之制度間有自由之制度乎無有也問有代議輿論之制度乎無有也寡人專制文明民族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我國政治之現象非陷此慘境乎不取新主義以代之欲求進步胡可得也吾得爲我國民告曰政治上之革命爲我國民第一事業

請言殖產經濟之現象今日者歐洲殖產革命之餘波滔滔侵入我國生產之費非不廉也生產之額非不加也然其功效惟顯於一部社會全體不能遍沾餘澤以致貧富者益益懸隔恐慌者益益繁躉分配者益益不正故我國商業之現象宛如一大賭場實業者漸無容身之地我國民欲求殖產經濟之進步其在組織殖產新主義以布福利於社會全體乎吾得次爲我國民告曰殖產經濟上之革

命爲我國民第二事業。

請言社會風俗及教育之現象。自伊藤博文定爲階級之制度。於是四民平等主義全然破壞。貴族者徒手遊食。煖飽逸居。如養豕羊。無所用之用。是社會風俗。日卽頽廢。教育家以虛偽形式之忠君愛國四字爲教育之主眼。阻礙國民理想之發達。吾人試起而覘我國民之思想界。其能翹然高尚純潔。不墮於固陋頑冥者。有幾人乎。其退步殆與數百年前之思想相去不能以寸也。吾得更爲我國民告曰。社會風俗及教育上之革命爲我國民第三事業。

然則革命者非我國民之重大問題乎。善哉。猶逸社會主義者之言曰。革命者。進步之產婆也。進步於革命有相倚相待之勢。革命之所在。卽進步之所生。我國民熟察我國之現象。直無不有知爲瀕一大革命之機者。雖然。若用革命之手段。其主張平和平。抑猛烈乎。孰去孰取。孰得孰失。我國民必有知之者矣。

社會主義之實質

明珠暗投人皆按劍何哉。不知其爲至寶也。今我國民之對社會主義亦猶如此。

乎彼等未遑究其眞相實質之如何第挾其井蛙之見發爲夏蟲之語貿貿然號於衆曰社會主義者破壞主義也社會黨者亂民也皇然惄然囂然譙然怖之如瘟疫忌之如蛇蝎阻撓之惟恐不力解散之惟恐不速嗚呼是豈眞破壞主義乎是豈眞亂民乎

伊古以來苟欲求社會之進步成就革命之事業者其發端也率以破壞之手段行之然固不得以是爲伊人咎也人有恒言將欲成之必先敗之將欲完之必先毀之。凡天下以新代舊之事其公理大都如是矣。有甲於此語乙曰汝之家屋朽廢宜改築之汝之衣冠塵垢宜洗滌之如甲云云者是亦破壞主義乎是亦亂民乎彼以破壞主義目社會主義以亂民目社會黨者觀於此亦可以釋然矣

而固陋冥頑不識事務之徒怯懦凡庸苟安一時之輩其惡聞革命之語也不啻如揭其隱惡發其陰私遇提倡新主義者卽斥爲破壞主義目爲亂民百出其術以迫害之無古今無東西其揆一也故尊王討幕之論起幕末之有司斥之曰破壞主義。目唱論者曰亂民。加以迫害。安政之疑獄。其悲境慘況與秦皇之坑儒。無

以異也。自由民權之說起，藩閥之有司斥之曰破壞主義。目唱議者曰亂民。加之迫害。保安條例之發布。其橫暴苛毒。與拿破崙三世以還。無以異也。今試問我國。民之能脫封建階級之桎梏。入四民平等之境域。卸專制。抑壓之制。沿立憲代議之治。國威國光隆然燦然於東海之表者。非當時所謂破壞主義。當時所謂亂民者。爲之乎。

不寧惟是世界上一新主義之發達。一新運動之膨脹也。其起點率由於破壞主義與亂民之妄動。此妄動之結果。則又爲革命關頭與社會進步之一大影響。何也？蓋當時一般人民所受之壓力愈重。則所伸之抵力亦愈大漲。而橫溢其弘通之勢。宛如大水初決。不可遏抑。豪傑之士。崛起其間。遂暗乘其勢。而左右之指揮之推翻舊政組織。新制當其始。也不過破壞主義與亂民之妄動耳。孰知社會上之進步。竟大有賴於彼等乎？基督教之改革。實如是也。日蓮宗之勃興。實如是也。歐洲大陸自由制度之創。實如是也。非穀稅之運動。實如是也。選舉區之改正。賣奴之禁止。實如是也。又其甚者。攻擊迫害。愈酷愈慘。則其反動之禍。亦愈烈。破壞。

決裂不可收拾其餘勢所及更生不測之慘害如路易之爲馘美德爾尼義之爲逐蓄愈久者發愈烈發愈烈者禍愈慘興言及此可不爲寒心哉

嗚呼吾今者且勿論社會主義之功用性質與今日社會之狀態有急要適切之關係也請言歐美之文明民族當彼等處專制酷虐政體之下也痛苦呻吟鋌而走險其感情之弘遠如置郵傳命其勢力之增大如春草經雨冒白刃流紅血以爭自由圖獨立今則占領如何之幸福享受如何之快樂矣而我國民中固陋冥頑之徒漫不加察斥社會主義曰破壞主義曰社會黨曰亂民怯懦凡庸者又從而附和雷同日夜企圖所以鎮壓之剪滅之惟恐不勝吾不知其何惡於社會主義何仇於社會黨而攻擊憎惡忌憚阻撓之至於此極也噫是殆未知社會主義之功用實質於今日社會之狀態有急要適切之關係乎是殆固陋冥頑怯懦凡庸之故乎不然胡若是之背謬也吾亦知社會主義之發達爲二十世紀人類進步必然之勢決非彼等所能防遏然如彼等云云者寧非我國民之一大醜辱乎吾甚願我國民研究社會主義之實質勿流於彼等之背謬而爲文明民族所夷

視所嗤笑也

社會主義之理想

有一物焉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其對於世界上也有無限之勢力無限之關係者非金錢乎人類於金錢皆有莫大之希望莫大之營求由是而金錢之勢力其膨脹之度遂至無可比例用以沈淪世道可也用以頽壞風俗可也用以腐敗人心可也用以滅亡社會亦可也今者憂時之士奮袂攘腕掉三寸舌握三寸管有主張廢止娼妓者有提倡改良風俗者有企圖興起道德者口焦腕脫無濟也嗚呼諸君諸君其亦思何人甘心爲娼妓者乎何人不欲風俗之改良道德之興起者乎而卒不能然者金錢之勢力有以阻滯之也諸君不企圖絕滅金錢之勢力徒終日兀兀爛其舌禿其筆吾恐社會已澌滅而諸君之目的尙未達也請爲諸君計畫維持世道人心之策曰廢止金錢

人必得金錢而始生事必得金錢而始舉此金錢對於社會上之勢力也試觀今日社會之人類何人能於金錢而外信正義信眞理乎何人於金錢而外別有勢

力有名譽。有權利。有義務乎。故於今日社會上有無限之勢力者。金錢也。有無限之耗弊者。亦金錢也。

吾人試設想金錢苟一朝廢止。其無限之勢力全然絕滅。無所謂自私自利。無所謂賄賂買節。無所謂剝削鑽營。無所謂盜賊罪過。由是而娼妓自廢止也。風俗自改良也。道德自興起也。當此時也。社會之人類其理想率高。尙其心性率平和。其享受率幸福。種種社會皆進於極樂世界。無有貧富苦樂之懸隔。何幸如之。雖然今日者金錢之勢力如火初燃。如潮初泛。熛熾汎溢。日勝一日。其距絕滅之時代。尙不知幾百年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矣。

金錢對於社會上之勢力。其龐大也。旣如此。吾乃提倡廢止金錢之論。世之人。其不以我爲狂誕乎。雖然。若以我爲狂誕也。彼歐洲最新之社會主義。亦皆狂誕乎。吾亦非有大仇怨於金錢而必欲廢止之絕滅之也。吾以爲金錢者。特交換之媒介。價格之標準。其功用不過如度量衡。如鐵道切符。如醫師方箋。爲世界人類藉以運輸交通之一公物耳。自有挾以自豪私之子孫者出。而公物遂化爲私物。世

舌禿筆。涸音聲。耗心氣。兀兀然。皇皇然。講倫理。說道德。策治國平天下之道。吾固不敢謂公等爲非也。然以我國今日社會之情態觀之。其秩序紊亂。風教墮廢。詐欺爭鬭。賄賂姦淫。一切罪過層見疊出。自公等以雄辯演說。高尙議論。啟沃之開發之後。其奏效果何如乎？得無猶有於公等之目的尙未能盡達者乎？

雖然是非公等之學之淺。也是非公等之識之鮮也。是非公等熱心之不足。也是非公等感力之不大也。然以公等如此之手段求公等如彼之事業。雖尙閱數百年。吾敢決其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火。於事必無濟也。是果何道理乎？公等亦曾研究此問題而得此解乎？

人無穀食不生活。未有舍穀食而可別求生活者也。今試語學生曰：汝何勿以學爲食乎？語詩人曰：汝何勿以吟咏爲食乎？語商曰：汝何勿虛說資本？弄世人以爲食乎？若是云云者。殆所謂迫彼等以自殺者非耶？以迫人自殺之教育、宗教、政治而欲人之傾耳而聽。捨身而從也。能乎否乎？商家之運輸爲食也。工師之工作爲食也。盜賊之劫掠奴隸之服役亦爲食也。不問其生活之盈絀而第號於衆曰。

汝工商之謠詐非正義道德也其改革之汝盜賊奴隸之放恣卑賤尤非正義道德也其改革之噫曾亦思彼等之謠詐放恣卑賤其目的果何在乎今欲其捨彼從我殆欲彼等以正義道德爲食乎故吾謂今日社會之第一急切主義者胃腑之間題也不先解決此問題則一切教育宗教政治之間題均不能得其主眼孔子曰民富然後教之此之謂也

今也吾人試問我國民胃腑之間題果已完全圓足無缺點乎抑否乎

試問今之身厭綺羅口厭珍饈者果能於生產之義務盡焉否也又問今之一舉而得數千萬之富者果能於生產之義務盡焉否也不見夫數萬之勞動者終日兀兀尙不能得一錢乎而彼等鑽營不正之事業者或則不煩舉手之勞而可得百金矣正直誠潔者飢欲死奸曲遊蕩者飽欲死勞逸貧富天地懸隔持是以往吾恐正直誠潔者將絕跡胥率而入奸曲遊蕩之域矣此固我國之實在現象也如上所述則我國今日社會之情態其秩序紊亂風教墮廢一切罪過層見疊出此等大病決非舌談筆說所能醫也然則諸君試解釋我國民胃腑之間題其不

正不義。且不完全。至於此極者。原因果何在哉。吾請斷之曰。是個人主義之餘弊也。是自由競爭之遺毒也。

或者曰。個人主義。自由競爭者。社會進步之嚮導也。斯言也。吾竊疑之。人者。交涉之動物也。若互相競爭。則此人多占社會上一分之權利。彼人必少得社會上一分之權利。優於競爭之手段者。洵發達矣。適於競爭之交涉者。洵繁榮矣。然持是以往。競爭又競爭。向之見爲優者。其中必又有最高等之優者。出焉。以凌駕此優者矣。向之見爲適者。其中必又有最高等之適者。出焉。以排擊此適者矣。爭之既久。則渾圓球上之享幸福。擁權利者。僅此少數。最高等之優者。適者。外此無量數之人。民必全然墮落。全然澌滅矣。是豈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之目的乎。況此無量數之人民。既全然墮落。全然澌滅。絕跡於渾圓球上。彼少數最高等之優者。適者。亦將不能自立。是必然之理也。噫。吾甚異乎今日研究社會之方針者。胡不加察也。

自科學日益進步。而今日社會之生產力。及生產物。以曩昔比例之。其增加之程

度實大可驚羨獨惜其功用第顯於一部聚於個人由是社會之人類日忙殺於生活之競爭竭一日之精力僅足贍胃腑之需用胃腑以外無暇研究何理想也無暇組織何物事也故今日社會人類產出一種奇怪之現象充其弊害恐將至不可思議之境然其原因則實以自由競爭之制度流弊蔓延遂致經濟界限於無統一無政府之狀態故也

個人主義自由競爭其弊害之中於經濟界也更僕難終吾不暇詳述雖然姑摘要大要以質諸世界社會之人類可也致富者率不正不義其分配且極不平等弊一貧富日益懸隔生產濫糜弊二運輸交通皆以競爭特占事業爲目的遂若併吞全社會之權利歸之一人弊三生產或過餘或不足需用供給屢失平衡弊四物價之低昂不定工業每生恐慌甚則缺乏飢餓惡德踵至弊五如此一切弊害謂非經濟界陷於無政府之故乎

惟其無政府也故一任奸智與暴力之競爭一聽其爲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結果且也非金錢不能得名譽不能得衣食而欲得金錢又非出於不正不義之競

爭不可持是以往則秩序之紊亂也。風教之墮廢也亦奚足怪哉。吾固不敢謂教育家、宗教家之無補救於社會也然無金錢則教育之制度不能立也無金錢則宗教之奉持皆盲說也吾故曰先研究社會人類胃腑之間題企圖其完全圓足而後教育宗教之第一急要關頭始得開道也

故弊害之生於競爭者可以調和救之毒害之產於差別者可以平等藥之個人主義之攬亂可以社會主義矯之。西亞志烈之言曰社會主義之第一要件胃腑之間題也嗚呼我國民今日胃腑之間題其果完全圓足無缺點乎抑否乎

社會主義之適用

嗚呼我國今日之第一急切最大關係者非勞動者之間題哉吾人苟欲於此勞動問題解釋之組織之企圖其完全圓足無一缺點其第一著手者非在社會主義乎吾甚怪訝今之欲於勞動問題解釋之組織之者奚爲於社會主義非難攻擊其聲愈高其力愈猛也吁是非欲明而滅燭欲渡而焚舟乎今日者此等俗論之風潮愈播愈高於社會上大占勢力吾願我勞動諸君勿爲眩惑勿誤向背研

究我國社會上之種種問題抱持社會主義以開通勞動問題之前途否則誤於俗論將日墮陷於困難紛擾之境而永不見解決之期實我國民之大不幸也吾故不憚詞費於是等俗論排斥其謬解指摘其欠點以爲我勞動諸君指示一道之火柱以盡吾人急要之責務焉

桑田某者非政治上之有名家乎其所演說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關係我國民半宗仰之不知此等演說乃俗論之一大鼓吹也彼曰將來之勞動問題在保勞動者與資本家親密懇和之關係世間固亦有殘忍刻薄之資本家然是固彼個人之罪過非資本全體之罪過未可以是而一概抹殺資本家皆爲殘忍刻薄也其說如是然以吾觀之資本家與勞動者其懇和親密若果能如桑田某之說完全無缺點是洵一大美善之結構也主張社會主義者豈敢唱異議雖然如桑田某云云行之於現時制度之下果能保永遠達其目的乎吾觀勞動者與資本家之現象各相睽離各相衝突其勢力之增進固年勝一年日勝一日旣已睽離衝突而欲其懇和親密也能乎否乎曾亦思兩者之所以致睽離衝突者果何原因乎

彼主持俗論者則必又變遷其說而以乏知識逞意氣歸咎於勞動者也吾亦不敢謂勞動者之不乏知識逞意氣也然勞動者之所以乏知識逞意氣者又何原因乎是固資本家之暴橫與貧富之懸隔所致也而此資本家之暴橫與貧富之懸隔又何原因乎是固自由競爭制度之弊毒所致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然則仍自由競爭之制度而欲勞動者與資本家之懇和親密豈可得哉主張社會主義者所以欲組織社會上之適用以代自由競爭之制度者職是故也而彼俗論者乃非難攻擊社會主義而汲汲以調和勞動者與資本家爲最良之策不揣其本而治其末不亦僥乎

雖然社會主義者亦非以殘忍刻薄之罪坐之資本家之全體也亦非謂資本家盡殘忍刻薄者也而現時自由競爭之制度則適爲縱資本家驅資本家入於刻薄殘忍之制度也夫自由競爭之制度不獨勞動者苦之卽資本家亦殆不能堪彼俗論者進以調和之說親睦之說意非不善也其如彼等之處此自由競爭制度之下勢必不能不爭不能不競不能不戰何即使充彼俗論者之手段擴彼

俗論者之組織。幸而得彼勞動者與資本家一時之親密懇和各斂其抗拒之力。壓抑之力亦安能保彼等之永遠持續此情形乎。況處此弱肉強食之世界。互相輶轢互相吞噬勞動者常陷弊害之悲境。資本家則常占利益之地位。故欲以社會主義救之使勞動者與資本家有相助相扶相倚相待之勢。則不必告以親密懇和而彼等自趨於親密懇和謀不是出而唯爛舌禿筆以勸諭其親密懇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寧惟是如彼俗論者云云。是直使我勞動諸君永久陷於奴隸之境遇而資本家永久享受快樂之幸福也。

更有進者自由競爭之制度匪特勞動者受其弊持是以往卽資本家亦必不能堪其弊也。在我國今日其弊毒視歐美諸國尤甚。吾得爲我國民告曰。社會主義者非以絕滅資本家爲目的也。特改革自由競爭之制度代以社會主義之制度。我國民須知社會主義之目的在使勞動者與資本家同享利益。社會主義者乃一視同仁之主義也。桑田某之演說又有曰。如有一株式會社。株主者必欲得利益配當之多。監理者苟竭力以多博利益。必能得株主之歡心。而株主亦必保護

慈愛此爲之監理者。否則反是矣。如彼云云。是非難望其親密懇和之明證乎。是非彼俗論者自殺之議論乎。彼資本家之全體雖不盡屬殘忍刻薄然安能甘心割其利益以與勞動者共享受也。然則彼俗論者親密懇和之說錯謬孰甚也。

蛇蝎之噴毒也。觸之輒傷瘟疫之傳染也。患之立斃。我國現時經濟組織之弊毒其與是二者相去有幾何哉。吾不知彼主持俗論者於是等弊毒知之否也。吾觀彼等或登演臺或著新論。喋喋咈咈以強聒一時者。其心光眼光所注射夫。固以企圖資本家與勞動者之親密懇和爲主腦者也。至問其欲資本家與勞動者之親密懇和將改革自由競爭制度乎。而彼則不惟不主張改革且盡力維持之。將組織社會主義乎。而彼則不惟不主張組織且盡力排斥之。噫。以如是之手段求達如是之目的。南轅北轍。畏炎加薪。吾未見其可也。然其自欺也亦甚矣。彼等曰。社會主義者不可實行之空論也。社會主義者以同盟罷工爲目的者也。嗚呼。社會主義者果不可實行之空論乎。果以同盟罷工爲目的乎。使社會主義者舉一國之資本盡沒收於國家。舉一國之工業盡委輸於中央政府。此誠不可實行之。

空論。然社會主義者決非如此過激暴亂也。社會主義者決非繼中央政府之無限權力者也。社會主義者博愛也。社會主義者一視同仁者也。小之於一町村之事業大之如一縣一都府及一國之事業各從其宜。準以平等。凡社會上之資本皆為社會上民人共有之公物。其生產之利益亦各分配公平。是則社會主義之主張也。何不可實行之有。唯於其地與其時與其事情成效之遲速。功效之完缺。有所異耳。至謂社會主義為同盟罷工。則尤屬牽強附會。吾謂為是論者。其對於資本家之殘忍刻薄者實有崇拜之思想。奴隸之性質故不惜餘力以排擊社會主義而以粗暴過激誠之雖然。若以是排擊社會主義。則維新以前提倡勤王論者悉亂民乎。夫固不禁一哂也。

要之我國勞動問題之歸著。不止嘆願時期之短縮。不止嘆願貨銀之增加。其第一要著在我勞動諸君各占據於極有權力之地步。其對於生產之利益務得公平之分配。然欲達此等希望而因仍伏處於自由競爭制度之下。則如於嚴冬思鮮果。暗室覓物事其無得也。不卜可知。我勞動諸君不欲達此等希望。則亦已矣。

若欲達此希望。而化私有之資本爲公有。化獨勞之工業爲公勞。舍社會主義。其奚策之從。

由斯以談。則我國今日之解決我勞動諸君之間題者。惟社會主義。脫卸我勞動諸君之苦境者。惟社會主義組織我勞動諸君之幸福者。惟社會主義製造我勞動諸君之生命者。惟社會主義。諸君諸君。思之思之。慎勿爲俗論欺。而永遠墮陷於奴隸之慘境。沈淪於痛苦之悲況也。

帝國主義之衰運

學者將欲掉舌執筆道天下事。談言微中以爲世宗其急切而不可缺者。有三曰。考驗過去曰。揣摹現在曰。推究未來三者缺一則所言雖多雖博。雖辯鮮當。也彼居今日而非難社會主義者。曾否洗刮其昏瞶之目。以觀察現在世界之大勢乎。何也。社會主義者。固二十世紀之大主義。大理想也。今之有人民有政府有主權樹一國旗於渾圓球上。其組織之規模樹立之目的。有所謂帝國主義者。有所謂軍國主義者。此二種主義飛揚於十九世紀時代風潮。一發愈播愈高氣染波及。

殆遍全玉一若非是不足以立國非是不足以自強者雖然吾人早已疑其非完全之主義。至今日而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之害惡則殆將達於極點矣。不觀諸歐洲諸國乎其號稱強大者大率不惜殲民力竭國力汲汲焉皇皇焉以經營其新領土擴張其新軍備其表面固富饒強盛也而其結果之惡劣則多數之人民往往陷於困厄飢餓罪惡焉德意志俄羅斯其弊害尤彰明較著者也。吾人者姑置他國勿論請試言兩國弊害之現象以爲渾圓球上之號稱有國者作一小影片俾知所取焉

福祿志者非戰爭者之有名家乎其論德意志戰爭之危險也。曰德意志者決不能常占於戰爭優勝之地位也何以言之蓋彼本以農業立國自其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也生產之利益益失以致多額之食物多仰給於他人由海外而輸入者居其大半况彼國所徵募之常備兵以四百萬人計職是之故國內之生產力直失去九百萬噸之多其工業又以戰爭之故原料供給之途全然杜絕故今日彼國商業商工之現象皆如病瘞靡如患麻痺殆將至歲歉不振運動不仁矣尙

武之國其於經濟上也必困厄。經濟之國其於尙武上也必疏虞。尙武與經濟固有不并立之勢也。然經濟既陷於困厄之境則其尙武之精神亦必不能永遠持續。由斯以談則德意志其能常占於戰爭優勝之地位乎？彼又曰：現時德意志商業之情形漸次陷於非運若持是不變困難殆達極點。欲講求救濟之策其惟減少軍備乎？否則德意志過去之全盛而欲再覩於二十世紀之時代必不可得矣！乃組織彼國之政體者恬不知悟而猶向美國再起外債以充北清出兵之費用亦良可訝已。

福祿志更卽法蘭西德意志戰爭以來揭德國戰時之抵抗力以喝破德意志國民之繁榮不過一時之夢幻泡影統計揭於左

人口之四割五分	一年之收入	一九七以下
人口之四割	一年之收入	二七六以下
人口之五分	一年之收入	八九六以下
人口之一分	一年之收入	二七八一以下

如上所述福祿志之言則德意志貧弱之現象詎不大可驚大可異哉雖然是固無足驚異也。福祿志亦曾言之矣。使德意志而惕於貧弱之弊害。講求救濟之策。其惟減少軍備乎。蓋過去全盛時之德意志。非小弱也。固翹然軒然雄視海上者也。胡爲至今日而多數之人民益陷貧乏。昔之占於強大之地位者。忽然而產出一種貧弱之病狀哉。噫。我知之矣。蓋國所恃以立者。經濟也。經濟之母。即商工與商業也。德意志在十九世紀之時代。政府所組織。國民所企圖。策士所主張。靡不汲汲皇皇。以擴張國內軍備。經營海外領土。爲主眼。以致輸出之數。有加無減。遂全然吸收。工商商業之利益。輸於是二者之內。而漏洩之吸收。復吸收。漏洩。又漏洩。奚怪。多數之人民。益陷貧乏也。持是不變。吾恐自時厥後生活之競爭。愈益激烈。勢必至慘境。悲劇層見疊出。其結果。有不忍言者矣。不觀往年之統計報乎。有曰。德意志於一年國中之自殺者。殆及八千人。至問其所以自殺之原因。則皆曰。生活之墮落也。罪過之誤觸也。悲悶之難堪也。嗚呼。尙武與經濟。其不能并立也。兩害相形。取其輕。兩利相形。取其重。有國者。觀於此。其於立國之組織。思過半矣。

雖然。德意志之對於支那也。對於南阿非利加也。對於沙墨亞也。所得之利益。所
得之光榮。亦匪寡也。其將主張社會主義。以救此危險乎。此等危險之狀態。我知
德意志之國民。亦必不能堪也。

至若俄羅斯之危險。則更有甚於德意志者。吾亦不敢妄爲臆說。請據近著之隔
週評論。與巴烏爾所著之飢餓俄國以言其現象。其書曰。由八十七年一月至九
十九年一月。此十二年間。俄國之公債由四十三億漸增加至六十一億之多。此
增加十七億之公債。支拂於鐵道及其他生產之事業者。約十二億餘。悉以彌縫
歲計之不足。經濟困難之現象。既已如是。而政府之組織。尤汲汲以膨脹領土。擴
張軍備。爲急切事務。由是飢不得食者半國中。疲弊痛苦日甚。一日而所經營之
鐵道組織之生產事業成效遲遲。外債利息之償還。歲計虧缺之彌縫。與年俱增。
國中之工商商業。俱陷於萎靡之病。下層人民不平之風潮。愈播愈高。政府皇皇
無所爲計。破產之禍。迫在眉睫。儼然產出一大革命之現象。是固俄國政府現下
苦心破膽之問題也。吾人者。試爲俄國今日政府計。其將固持此帝國主義。而聽

其破產聽其革命乎抑拋擲此帝國主義而更求一種新主義以雄立於二十世紀時代也雖然吾常曠觀今日歐美各國其受帝國主義之弊害者固不獨德俄二國已也。意大利也。法蘭西也。美利堅也。英吉利也。無不弊也。然則帝國主義者殆增加困厄、飢餓、罪過諸等慘境於社會上者也。帝國主義者殆組織諸危險製造諸悲況於社會上者也。彼軍人家、資本家、政治家欲獨占其功名利益毋惑其以帝國主義爲便也。而多數之平民則大受帝國主義之弊害矣。故曰救濟今日世界社會之大主義大理想曰在殞翻帝國主義管轄今日世界社會之大主義大理想曰在組織社會主義。

帝國主義所以陷多數之人民於困厄飢餓罪過之慘境者其原因果何在哉是殆在貧富懸隔之過甚也是蓋在貧富懸隔之過甚而生活之競爭遂因之猛烈也吾人所謂社會者其第一著手最要目的在除去貧富之懸隔然欲除去貧富之懸隔則捨吾向者所言化一切資本爲公物化一切工業爲公勞決無別法策也。嗚呼社會主義者救世之大主義也是非空論也現時之間題也是非過激也。

急切之間題也。今者歐美之志士仁人，放慧眼以觀時，挾熱腸以救世者，靡不奮袂攘腕，爛舌灰軀，以企圖社會主義之進步，增長社會主義之勢力。帝國主義之害毒其傳染進一步，而社會主義之風潮，其傳播亦同時高一步。蓋社會主義者二十世紀之急切要件，世界文明進步之要害關頭也。我國愚昧冥頑之徒，其嫌忌社會主義，排擊社會主義者，亦曾洗刮其昏瞞之眼，以一瞬之乎。

畢士麥克者，執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牛耳者也。運其殘酷鎮壓之手段，直足驅一國以入於帝國主義。故其黨員之數，漸次增加。現德國之帝國議會，非有五十八人之議員乎？法國之帝國議會，非有四十七人之議員乎？若英國之社會黨，則第有十三人之議員；白耳義之社會黨，則第有三十五人之議員；然吾人者以今日之大勢觀之，社會主義之發達，殆漸有如泉初達，如火初燃，有不可遏抑撲滅之勢。歐洲全體之社會黨，殆有數百萬人之數。而各國之地方議會、社會黨之議員，則又每占優勝之地位。由是以談，則二十世紀之社會主義，固已蒔其苗於世界人類之心，傳其電於世界人類之腦，怦怦欲動，勃勃欲發，有鼓舞飛揚於現今世。

界之勢矣奚以知社會主義之將鼓舞飛揚於現今世界也觀於各國最近之國際運動可知矣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三月之倫敦大會同五年呼納志亞之大會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巴黎博覽會之大會其對於社會主義之影響有急搏直下之勢巴黎之大會也置白耳義於萬國同盟之本部以企圖世界各國社會主義團結鞏固一致運動而社會主義見於實際政治之上者則如白耳義如倫敦如巴黎之市政皆各奏其功效然則社會主義之將鼓舞飛揚於現今世界也蓋大勢之所趨進步之公理雖畢士麥克復生於今日揮其鐵腕以運其殘酷鎮壓之手段恐亦無如之何也我日本而不欲立國於渾圓球上則亦已耳如尙欲立國於渾圓球上也而欲脫出社會主義運動之潮流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工業之萎靡也軍備之煩艱也貧富之懸隔也生活之競爭也多數之困厄飢餓罪惡也皆帝國主義之流弊傳播於世界者也社會主義者非空論也非粗暴過激也是拔毒之聖藥生肌之神方也是蓋矯正帝國主義之弊而爲現今之救世主也歐美之志士仁人瀕舌禿筆以提倡社會主義者職是故也吾人大聲疾呼

以喚起我國民社會主義之感情者亦職是故也。

美人某著一小說於社會主義之發達大有影響譯其一小節於左。

於時母阿納之煩著紅潮目瞪口呆半晌不能言

彼女者寂然而笑遂發議曰予常入街市見彼勞動者痛苦呻吟纍纍然踵相接於道其慘境殆無可比例而彼資本家則纏美衣咀美食視彼勞動者直不啻如天堂與地獄有執予手而問訊者嘆曰汝知之乎是帝國主義之流毒也予乃囁然若喪喟然曰予身若爲男子予必入社會黨矣

嗚呼勿謂是小說家之夢想也勿謂是小說家之寓言也當今之世勢苟其腦筋中稍有文明進步之思想其靈臺內稍有博愛仁慈之義念其眼光稍大其學識稍富而偶能觀察萬國之現象者雖以一婦人一孺子固無不變其舊來之目的而主張極公極新之社會主義者是固今日渾圓球上之實狀也況枵然抱七尺之軀龐然號鬚眉之漢以天下爲志者其於社會主義宜如何竭其力伸其腕以組織之運動之乎而志間愚昧冥頑之徒尙抱持其咫尺之見聞固守其弊舊之

主義茫然苟安昏然鼾睡諸公諸公思之吾恐社會主義之洪水漲而橫溢不日將漂諸公之臥牀矣

暗殺論

人體之有便溺。大污穢也。城市之有瘟疫。大憎惡也。社會之有暗殺。大罪惡也。然便溺雖大污穢而是固人體臟腑之功用所組織以出者也。瘟疫雖可憎惡而是固城市氣臭之惡劣所蒸發以釀之者也。暗殺雖大罪惡而是固社會交涉之不平所驅迫以生之者也有臟腑之功用則不能無便溺有氣臭之惡劣則不能無瘟疫。有交涉之不平則不能無暗殺。公理也。亦勢使然也。今之組織社會上之交涉者不去其不平而唯皇皇然以杜阻暗殺者之生防止暗殺者之出是猶憎便溺之污穢而欲損壞臟腑之功用惡瘟疫之傳染而欲置身於地球以外也。慎孰甚焉

戰爭者惡事也。吾人今日所翹首以盼引領以祝者固希望速達於無戰爭之時代也。雖然於現今社會之組織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則有非戰爭不爲功者矣。其

或憤自國之冤抑。而欲伸之乎。則舍戰爭固無策也。其或恥自國之屈辱。而欲免之乎。則舍戰爭將奚恃也。其或傷心自國權利之放失利益之外溢。而欲保全之。挽救之乎。則又舍戰爭固無所施其計也。國際公法有曰。戰爭者。保全自國幸福權利之藩籬。固守自國幸福權利之鎖鑰也。由是觀之。則戰爭之於今日世界大勢。固處於不可得已之勢也。戰爭既處於不得已之勢。而吾人乃嘵嘵然日以非戰爭爲事。而持戰爭罪惡坐之於彼等軍人。彼等非特不任咎。且嗤吾人爲昏瞞。詈吾人爲冥頑矣。然則吾人雖爛其舌。禿其筆。以辯以解。固不能奏尺寸之功果也。今之欲防止暗殺者之出。杜阻暗殺者之生者。殆亦類是乎。

同盟罷工者。不祥之事也。吾人所翹首以盼。引領以祝者。固希望彼勞動者勿作此不祥之事也。雖然。吾常見彼勞動者窮窘呻吟。鋌而走險。以圖一逞。時或伸此不祥之手段。以作不祥之暴動。而脫卸其窮窘呻吟之苦況者矣。如今日之經濟組織。勢効者之工價。準據其需用供給以爲差。是直驅勞動者羣相率而入於飢餓困斃之域也。旣羣而驅之入於飢餓困斃之途。而猶冀其斂縮其不祥之手段。

勿作不祥之暴動。是伯夷叔齊之人物。將車載斗量。遍布於渾圓球上而後可也。有是理乎。故今日勞動者之同盟罷工實處於不可得已之勢也。同盟罷工既處於不可得已之勢。而吾人顧以此種罪過坐之於勞動者。目之爲凶漢。斥之爲暴動。彼等亦非惟不任咎。且嗤吾人爲昏瞞。詈吾人爲冥頑矣。然則吾人雖爛其舌。禿其筆。以辯之。解之間不能奏尺寸功果也。今日之防止暗殺者之出杜阻暗殺者之生者。殆亦類是乎。

國際公法有曰。凡國際之間有紛議者。則據國際之公法以判決之。就個人黨派之行爲。以社會上之法律判斷其是非利害。流及至今。而社會上判斷與制裁之能力全然放失於是。凡絕望於社會上判斷與制裁之人。皆欲伸其腕力。以企圖脫離於社會法律之外遁而隱者。有之矣。放而狂者。有之矣。甚則哀而出於自殺者。有之矣。憤而出於暗殺。以洩其不平之惡氣。洒其滿腔之熱血者。亦有之矣。夫暗殺者誠罪惡矣。然使之絕望於社會上之判斷與制裁者。其罪惡更何如耶。彼等既絕望於社會上之判斷與制裁而又不能組織其黨派以代社會行此判

斷與制裁也。故挾其胸中一點不平之氣，提倡異議，企圖暴動以與組織當時社會之政體者，樹反對旗，然彼等之意見則又決無一定之方針，率據社會多數之意見以變遷。一己之趨向暗殺者之情態與其目的大率如是要而言之，暗殺者之起也。其原因約有數端：有欲以是博虛名者，有欲以是逞狂氣者，有欲以是復私怨者，其起因亦有二端：有憤嫉非義之功名而欲以是消阻戰爭之惡事者，有痛恨不法之利慾而欲以是嚮導同盟罷工者。噫！社會上有暗殺者出其社會之政體大率腐敗者也。其組織社會之政體者大率專制抑壓者也。欲觀察社會之現象者，於此處而研究之，解釋之，以求其政體之是非得失，則於現今各種社會之政體何者爲適用，何者爲不適用，亦思過半矣。

雖然，彼等絕望於當時之社會，而鋌而走險，以出於暗殺者，其意見固亦與多數民生之意見同出一轍者也。仲大兄皇子暗殺於蘇我入鹿，日本武尊暗殺於川上梶師，是二人者，豈生而卽以暗殺爲事業者哉？蓋亦當時社會之判斷與制裁，失其能力。彼等大不滿意，又不能取而代之，故欲行險以僥倖耳。然而是等猛烈

之暴動是等不祥之手段固不可以終古也故斃入鹿討梟師又爲社會多數之同情也天下所擊掌稱快者也而當時之法律當時之道德當時社會一切組織經彼暗殺者一大波瀾大風潮泛溢之後其進步改良則又處於不可得已之勢矣故吾謂社會上有暗殺者出其社會之諸等政體必因之而激成一大進步此暗殺者一出法律所不能禁斧鉞所不能懼水火所不能阻蓋社會必經此一番掀播而始有一番進步天特遣彼等以作世界進步之導火綫驚世界冥睡之大喝棒也

然則我國今日之暗殺者果何如耶我國今日之暗殺者果絕跡耶質而言之明治今日之時代固適丁社會之判斷制裁失其能力而彼絕望於社會之判斷與制裁者正膨脹其勢力磨礪其手段相率而出於暗殺之時代也

星亨之遭害也吾人固不敢定彼等之行此暗殺手段者果正人君子歟抑盜賊惡漢歟然星氏遭害之原因則又不妨約指之以爲組織社會之政體者下一針砭也原因何在一因星氏行爲之專激一因伊庭之愚一因新聞紙之議論而彼

等之行此暗殺手段者。其大根本大原因。則實起點於社會之放失其判斷與制裁之能力也。

社會既放失其判斷與制裁之能力。則其腐敗墮落。必至每下愈況。殆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由是組織社會之政體者。皆不知有公義。不見有公益。惟日夜希望飽足一己之利慾。企圖固持一己之權勢。惟其思想目的。不過於是也。未幾而專制之政體出矣。未幾而苛虐之手段出矣。以專制之政體。濟以苛虐之手段。毋惑乎。暗殺者之蠶集而蜂屯也。彼星氏之所爲。凡事之有利於己者。則主張之人之有利於己者。則榮譽之。反是。則顛覆之。晝毀之。惟恐不力。惟恐不勝。夫如是。則無論社會之如何判斷。如何制裁。其不放失其能力者。幾何矣。欲毋及禍。烏可得哉。雖然。星氏之遭害。猶其小焉者也。吾恐持是以往。社會之腐敗墮落。滔滔日下。靡有止境。其弊毒所產出之結果。將不止一暗殺者之黨派。寢假而虛無。黨出寢假而無政府黨。又出沸亂之情態。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是猶疾患虛弱。已不可支。尙不講求衛生之道。攝養之功。而乃恣食腐敗之食物。以養成急劇之痢證。元氣

大憲外感交集斃而已矣嗚呼可不爲寒心哉
然則不求所以消息戰爭之惡事而第以戰爭之罪坐之軍人者謬也不求所以
防止其同盟罷工而第以同盟罷工之罪坐之勞動者妄也不求所以救治今日
社會之腐敗墮落恢復其判斷與制裁之能力而第以暴激之罪坐之暗殺者殆
盲其目而黑其心者也噫病已深入肺腑不進以湯藥除去病根皇皇惟重其
衣曰吾恐風寒之侵人也其昏曠可哀之行徑與今日欲防止暗殺者之出杜阻
暗殺者之生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或者曰今日之社會誠腐敗墮落也判斷與制裁之能力誠放失也然欲救治之。
恢復之道將安出曰無他其第一著手在改革經濟之組織除去生活競爭之困
苦掃蕩崇拜金錢之風氣萬民皆受平等之教育有自由之特權有參政之特權
社會上之一切運動少數之人士不得獨占其舉廢之權質而言之則不外實行
近世之社會主義也社會主義果能實行則社會上之判斷皆聰明也社會上之
制裁皆公平也判斷既聰明制裁既公平則一切腐敗墮落之病霍然若失矣夫

如是而暗殺之罪惡。自如煙滅。如潮落。毋庸防止之。杜阻之。而自絕跡於文明進步之國焉。組織今日社會上之一切政體者。其擴其眼光。開其耳力。而再三致意也。

無政府之製造

現今世界之最劇最烈。如火如荼。炎熾勃發。傳染流播。殆遍全球者。非無政府之主義乎。無政府之主義。是耶。非耶。明者必辯之。毋庸吾詞費也。然觀於美國大統領爲無政府黨殺害一事。其沸亂激烈之情形。固我所宜取爲殷鑑者。胡爲我國今日之社會。猶汲汲以準備無政府黨之製造爲急切之主眼也。

吾今且不必論無政府主義之是非與利害也。但不解彼等何以忽主張此激烈主義。伸縱此暴惡手段。此中必有一大原因。大種子存焉。然則解析其爲何原因。分別其爲何種子。固今日之第一大問題也。則有爲之說者曰。彼等迷信也。又有爲之說者曰。彼等狂氣也。更有爲之說者曰。彼等爲功名心也。然以爲迷信以爲狂氣。以爲爲功名心。固矣。曾亦思彼等何以聯絡此廣大之團體。鼓吹此漲溢之

風潮。發放此不祥之手段。而不悟迷信。逞其熱狂。以期滿足其功名心乎。是必有一大有力之動機驅之推之而後然也。有力之動機者何則？彼等對於今日之國家社會絕望焉。是也。

現今世界國家社會之組織。其對於世界之人類也。果有福利乎？抑否乎？實未解決之間題也。吾人自其表面上觀之。政治之自由。學術之進步。器械之發明。資本之饒多。生產之增加。以十八世紀以前比例之。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則今世界之人類。其享受之幸福。直何如矣？而孰意細研究其實際。則大不然。生活日益困難。貧民日益增加。罪惡日益躡大。有西人某者。曾唱議曰。議會者。增加租稅之具也。言雖失實。然現今世界國家社會之組織。其流弊誠有如是者也。蓋政治之自由。學術之進步。器械之發明。資本之饒多。生產之增加。斯數者。固擴張社會上之利源者也。然其利歸之王侯。歸之富者。歸之官吏。歸之軍人。平民固未沾其涓滴也。然則對於現今之國家社會產出多數之絕望者。固無足怪也。

如上所述。現今世界國家社會組織之現象。匪特無政府黨知之苦之。即各階級

之人士亦皆知之苦之。惟其知之苦之也。於是羣大不便之。衆議沸騰。提倡新論。有起保護勞動之論者矣。有唱萬國平和之議者矣。有發明共產主義者矣。有主張社會主義者矣。雜論龐言各從其類。相率抱持其方針以希望達其目的而救治社會一切弊病此固社會多數人民之同情也。彼無政府黨其初意亦如是也。繼見國家社會之墮落生活之困難日迫一日遂不惜放棄其曩昔種種之希望而出此激烈主義伸此暴惡手段以圖一逞以求遂其功名之心。無政府黨製造之原質大率如是也。死鼠與古綿腐敗之氣其蒸發也傳染於人足以致人病死國家社會組織不潔其弊害殆類此乎。今試起而問世界國家社會之組織其不使多數之人民絕望者遍索於全球殆不一覩也。無政府黨之風潮愈傳愈廣。愈播愈高者非無政府黨之自傳之。自播之。世界國家社會之組織有以助其傳助其播也。今者歐洲大陸之人民無政府黨殆居其十之六七。而其殫精竭神聚魂斂魄以企圖改革社會之制度則以英之無政府黨爲巨擘。其勢力之膨脹猖獗於全歐亦首屈一指美次之俄又次之。自時厥後其害毒蔓延則非吾之所敢知。

矣

他國姑置勿論。請言我國。我國今日社會之組織。其對於多數人民也。果無絕望者乎。殆未也。然則我之首府議會政黨教育經濟宗教諸君宜如何放眼光伸腕力建設完全美善適於今日社會之政體以增進我國民之幸福乎。諸君諸君不見華族之日增加乎。不見御用商之日暴富乎。不見軍人之日光榮乎。若我國民則以痛苦爲衣。以窮困爲食者。踵相接也是。纍纍然之痛苦窮困者。胥絕望於諸君今日社會上之組織者也。諸君諸君其亦顧彼歐洲之無政府黨而惕然否乎。不觀夫鑛毒被害地之人民乎。不觀夫小金原開墾地之人民乎。彼等之痛苦窮困。不已達於極點乎。何居乎。我國今日左右社會之組織者。乃視之若無覩也。彼等之不絕望於今日之社會者。只一髮耳。彼等之不激而出於無政府黨主義者。亦只一髮耳。充我國今日社會之組織。數年以內。吾恐我國將爲無政府黨出產極旺之區矣。嗚呼。興言及此。不誠大可怖大可懼哉。

然則我國今日社會之組織。謂之爲製造。無政府黨。極敏便之機器。可也。謂之爲

培植無政府黨極美佳之肥料可也既以極敏便之機器製造之且以極美佳之肥料培植之則無政府黨之長養滋生蔓延廣被將冠甲於全球矣至彼時而始覺其害毒而欲倚一篇之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之禁阻之吾未見其可也

國民之危險

今之耗血竭精奮袂攘腕眼光所注射心力所經營爭先恐後惟日不足者其第一重大問題厥有二端曰外交也曰內治也然外交重內治更重外交之繁難危險之境也內治之紊亂則尤爲危險之境也吾甚訝今日世界社會之國民每不惜舉其內治之利益與幸福以爲外交之犧牲嗚呼是豈可謂得計乎是豈可謂知所輕重乎以吾觀之凡若是者其社會之不亡滅者殆稀也是固國民所當深警戒者也

羅馬之民政胡爲殞乎殞於其內治之腐敗也其危險之境雖以百戰百勝之志哥利亞不能救之加爾些志胡爲亡乎亡於其國民之墮落也其危險之境雖以十五年威服意大利全土之哈利巴不能救之由斯以談則古來一國家之滅亡

非外敵之勢力能亡之其內治之腐敗國民之墮落自取之也設有一國於此自其表面上觀之其藩籬全然撤也其武備全然弛也其舞爪張牙欲擇肥而噬以與之爲敵者且紛至而沓來也驟見之不知其危險爲何如矣必將爲之長太息曰若國者其殆不國哉乃入其國而覘其內治則完全無缺點也視其國民則昂藏無悲況也則雖再加百萬之敵掩來侵來吾敢爲其國民告曰是奚能爲諸君姑少安毋恐也若反是焉則非吾之所敢知矣

奚以言內治之危險甚於外交也蓋外敵之來雖多至百萬若我內治完全則可張吾三軍而備吾甲兵以抵抗之掃蕩之若內治之腐敗紊亂達於極點則雖無外敵之來我將何以救治之掃蕩之乎蓋非革命卽滅亡矣庸詎知革命之後滅亡之餘其危險之境固何如乎且也凡國家之所以能擴張其武力軒然龐然確立於渾圓球上者固實倚國民元氣之隆財富之饒也然國民之元氣胡爲而能隆財富胡爲而能饒則又由於內治之完全道義之厚風俗之敦農工商人之勤勉力行而後得之也非然者而人心則墮落也道義則頽廢也法制經濟則紊亂

也。商工則萎靡也。如現今之朝鮮然。縱令有數百萬之水陸軍。數千艘之鐵戰艦。亦無所用之也。故曰內治之紊亂。視外交之繁難。其境更爲危險也。內治危險之境。甚於外交。夫人而知之矣。胡爲乎我國民之深冒入此危險之境。而不知悟也。曩者日清戰役之大捷者。實我國內政之舉。紀綱之張。元氣之隆。財資之饒之結果也。

孰意自此戰後。我國民忘其本而逐其末。心光眼光。惟注射於兵隊之多。兵艦之大。集全國之聰明。以經營於此。瘁全國之財力。以輸洩於此。以爲是固國家萬世不易之業也。問國旗何以光榮。則曰恃武力。國威何以發揚。則亦曰恃武力。如戀美色。如觀至寶。視綫交集。舉國若狂。詎知今日之人心墮落。財資困竭。罪惡與貧乏者。充牣國中。卽尙武之種子所留遺。而產出此恶劣現象哉。即使國旗果光榮。亦只一時之虛榮。國威果發揚。亦只一時之虛威耳。而況乎其末也。

諸君。諸君其亦知我國今日之現象乎。立憲代議之精神全憊弊也。自治之制全破壞也。道義全掃地也。經濟界全陷於無政府也。滔滔橫流。每況愈下。未知所底。

而諸君尙不振刷精神伸發腕力以整頓之改革之企圖其完全彌補其缺陷以拔我國於危險之境登諸太平之域乃謀不是出文人學士爛其舌頰其筆以議論之者何哉。曰。兵隊戰艦也。議員大臣竭其力疲其神以組織之者何哉。曰。亦兵隊戰艦也。然則徒求兵隊之多戰艦之大粉飾於表面至於內治則聽其紊亂聽其腐敗亦足以立國於今日之世界乎甚矣其足訝也。諸君諸君於我國今日之現象豈熟視若無覩乎抑明知故犯乎。

或者曰我國今日之危險至大至急者不在他在俄國之侵吞朝鮮經營滿洲也斯固然矣雖然是猶得皮失骨之論也何也俄卽得志於滿洲朝鮮而肆其餘威以及我獨不能張其武力以抗拒之掃蕩之乎此殆以內治完全言也若我國持是以往不變方針則內治之紊亂腐敗其達極點可立而待彼時之侵我凌我者將不止一俄我將何以救此危險乎吾願我國熱誠之志士慷慨之青年勿唱忘本逐末之議論勿使忘本逐末之手段而狃於外交狃於戰爭不惜以內治之利益幸福爲之犧牲也。況古來之專制政治家常倍外交之繁躉國威之發揚以

眩。惑。鎮。壓。國。內。之。人。心。而。行。其。抑。壓。羈。絆。之。手。段。以。竊。一。日。之。權。勢。滿。無。限。之。利。慾。乎。然。則。我。國。熱。誠。之。志。士。慷。慨。之。青。年。於。此。處。而。研。究。之。解。決。之。則。內。治。與。外。交。孰。輕。孰。重。不。待。言。而。自。明。矣。嗚。呼。伊。古。以。來。渾。圓。球。上。亡。國。之。事。指。不。勝。屈。亡。國。之。因。亦。大。不。一。然。吾。請。一。言。以。蔽。之。曰。其。禍。根。常。在。內。治。而。必。不。在。外。交。

華爾波之政策

一夕讀史至華爾波之事喟然長嘆曰彼非以買收議員之故遂致天下之攻擊。譽罵集於一身其已寒之骨至今猶大受史家之誅伐鞭笞乎雖然試執我國今日之情狀與華氏當年之情狀比例之又不禁戰慄瑟縮齒相擊也。

華爾波之買收議員也誠有罪矣然吾人細考察當時之情勢彼之所以出此者實有如醫家所謂以毒攻毒之方也何以言之蓋當彼時王權既衰國民輿論之勢力亦未大熾一國之權力獨集於議會其組織也精細其議事也祕密其權力彌蔓滋延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彼雖不滿意於議會之跋扈而又無制之之術故不得不降而出此下策耳。

十六世紀以前之時代。議會者爲朝廷所左右。當此時也。政治家惟得王家之信。始能假權力以行其志。降至志亞烈三世。議會之威權勢力。其膨脹之程度。日益增高。昔之左右於朝廷者。忽轉而左右朝廷矣。當此時之政治家。一惟議會之命。是聽仰其鼻息。王家之信任不足恃也。人民之後援亦不足恃也。議會之權力。既足以進退一國之一切政務。則政府之以賄賂買收之。固處於自然之勢。加以議員又不盡正人君子。必有受其買收而顛倒一國之是非黑白者。是又處於自然之勢者也。然則此等時代。其政界公德之腐敗。固無足怪也。

吾人者試反而觀我國現在之制度。固絕不似華爾波時代之大有障礙也。政府諸公任組織政體之義務。固亦視衆議院之議決。以爲進退。然今日衆議院之議員。又絕不似華爾波時代之頑冥腐敗也。今試問我國之議員。非盡由國民選出者乎？其陷於非義者。非可奏請解散乎？然則今之政治家。苟得君主之信任。人民之後援。則高派之理想。可任我提倡之適用之政體。可任我組織之。又無冥頑腐敗之議員。樹反對旗。扼我吭而掣我肘。則何所爲而不可哉？而猶終日皇皇以買

收議員爲主眼。吾不知其何所用心也。噫。是殆其企劃之非義。不正耶。抑或無勇、無斷、無智、無能而始行此手段。欲以塞議員之口耶。四者有其一則無行政之力。力已不免尸位素餐之誚。而況其政策之施行匪惟無益且大增我社會上之腐敗罪惡。破壞我社會上之幸福利益乎。故我國今日之政府誠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夫以如是之破壞政治家行如是之惡劣手段而我國民猶安聽之迄於今日。尙不加以毫末之裁制。吾深悲之。烏乎悲悲我國民之無知慧無意氣也。是非我國民之腐敗社會之墮落之明證乎。我議會之議事旣非若華爾波時代之祕密。我國民非日夕目擊其行動云爲乎。今之議員非盡由我國民選出乎。胡爲任其枉其節售其說理。沒社會上之公理。以爲黃金之犧牲。而我國民乃漠不加察恬不爲怪者何也。人有言曰。一國之政體苟日進於文明也。其國民與有榮焉。苟日墮於野蠻也。其國民與有辱焉。我國今日之政治其果文明矣乎。抑猶野蠻也。倘後世史家以野蠻之罪坐主於我國民而詈我國民爲無進步之思想。我國民其將

何辭以對何說以解也

凡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我國今日之政策是腐敗生蟲之政策也政府如此議會如此國民亦復如此同極腐敗同極墮落無所謂主義也無所謂理想也昏昏營營惟黃金利祿之是逐代議制度空存形勢實際歸烏有矣。華爾波者重見今日且遍國中矣革命之機迫在眉睫志士仁人所爲痛心疾首惄惄然抱奇憂蹙蹙然靡所騁而太息痛恨於前途也

華爾波之演說有曰反對黨者成於三種之團體一爲王黨一爲所謂愛國者一爲青年然爾時顛覆華爾波內閣者實青年之力居多也。彼多之舌。爵松之筆非皆當時華爾波所謂青年者乎吾觀今日之大勢非有大主義大理想純潔活潑風發電馳之青年崛起決不能拯我社會於腐敗墮落之境而登之於完全美善之域也嗟乎家國之前途實懸於予輩青年之肩上青年諸君勉旃勉旃慎勿同流合污自貽伊戚也

於外交上非立憲國

廣長舌 於外交上非立憲國

嗚呼。我今日日本之於外交也。可謂之爲立憲的乎。吾知其必非立憲的。猶未能脫專制的之境域也。

上有神聖之天子下有忠義之人民而於外交政策上得以永保友愛之平和豈不勝幸哉。而自我日本觀之。不特不可深幸。抑且有可深憂者。我日本之天皇。固知於我憲法上有宣戰媾和之權。然而於憲法之條章字句中多所杆格。則未之知也。更於我國民亦可分配此大權。亦未之知也。今以一國之外交而視其國民。之意思於度外。一切關係。絕不使之得聞。是可謂之爲萬世法則之制乎。是可謂之對於列國之國民的乎。是可謂之文明的之外交乎。噫嘻。是殆非立憲的之外交乎。是殆專制的之外交乎。

我皇上英邁絕倫。富於立憲的君主之資。重公議而取輿論所不惜也。我國民當如何。唯帝之命是聽。亦當然之理也。如彼還遼一事。依一篇之詔勅。排解兩國之危險。我國民亦可謂忠義也已。雖然。我當局大臣不解我皇敍旨之所在。外視我國民蒙蔽。我國民不以我國民爲國民。而以爲外敵。一切關係毫不與我國民聞。

知。嗚呼。外視我國民。蒙蔽我國民。已不可言矣。至於以我國民爲外敵。尙可問哉。總而言之。我日本於外交上。常主專制的與非立憲的。國家因之遂受莫大之弊害。予今舉其一二著大之例以爲天下告。

馬關條約締結之時。我國民之於伊藤全權等。所談判者何事。所要求者何件。其結果究屬如何。豈非久不得聞乎。所聞者。非我皇上嘉賞之語乎。我國民徒想像其偉功。欣羨其駿烈而已。然而以戰勝之日本國民不能知條約所指定而其時戰敗之清國人。及局外之歐人。反得聞之。知之。觀彼談判之日記。與往後文書。記載此事布告天下者。以北京天津太晤士報爲最先。及其公此事於天下也。我政府始從而發表之。我國民始得而了然之。若使北京天津之太晤士久祕不宣。我國民非永在夢裏乾坤乎。然三國干涉之間題起時。吾人僅就外國電報及外國新聞想像其事實。而其問題之在進行中時。以至還遼詔勅之發布全局之了結時。政府未嘗許吾人評論其事實。記載於新聞也。去年義和團猖獗。吾人唯依歐米之新聞。而知英日兩國之交涉。次則因英國之議院公書向日本催促出兵。且

與財政上之保證公文復得知其詳細此電信既達之後警事所猶嚴禁予等新聞記者不得揭載其事至翌日雖解此禁而當局者猶出死力盡百方以抹殺此說豈可笑之甚哉噫以我國之事實我國之外交歐美諸新聞紙能知之能報之有批評議論之自由我國之新聞紙及我國民反不能有此自由雖然此亦何足怪者不觀之往事乎卽我國之東京每次所出要事非依外國新聞則不能知者否則卽知之亦不能出諸口我國民亦可哀矣

楂斯振馬加西曾論英國之外交曰英國素號以立憲制度相統治儼然自命一大立憲國而旁觀者亦許之曰此立憲國也以吾觀之其所行外交政策全視國民之輿論於度外歐洲大陸雖極專制之政府未有如英國之甚者何以言之當其外交政策之出也非特普通人民不能知之卽所謂官吏以外之衆議院議員亦絕不得聞之者彼等官吏以外之議員固有質問之權利然雖質問而政府以他辭混之終不與以了然之解釋又曰普通人民固難期以通外交之事而外交問題所易知者固人人所得而關涉之何以政府諸首領全不向彼之代表者而

曉喻之乎由此觀之吾人之於英國不能不以非立憲國目之矣。曉喻之爲此言也。其就目下之英國而論之乎。抑就以前之英國而論之乎。吾知其爲此言也實就遠征頓哥拉一舉言之也就遠征頓哥拉一舉猶未出兵時言之也及出兵已決時已非此情狀矣何以言之我觀當時頓哥拉出兵既決之後英國衆議院中既有志爾莫魯列等之質問攻擊復有總巴林巴爾阿爾等之往來翻駁議論紛紛連日舌戰殆極龍爭虎鬪之壯觀矣英國之外交如是豈得以祕密罪之乎卽此次清國事件之起英國之議院情形吾讀其筆記已不禁血湧而肉躍且英國政府每事由議院發行公書國人無勿知之也而外相年年必臨於市長之饗宴以公其外交方針於大眾英國外交如是更有何詞以議之乎而馬加西乃罪之曰非立憲的曰專制的母乃太甚乎若令彼見我日本政府之行動更將何詞以名之乎然我觀我日本之外交敢一言以斷之曰是非立憲的也是專制的也是欲達於祕密程度之外交也是無國民之信任爲後援之外交也無國民之信任爲後援乃危險之外交也危險之外交者如拿破崙大帝及小拿破崙末年

之。外。交。是。也。蓋。彼。等。之。外。交。非。以。國。民。爲。外。交。乃。以。國。民。爲。魅。之。外。交。以。是。一。舉。一。動。不。旋。踵。而。已。自。陷。於。滅。亡。不。綦。愚。乎。不。綦。愚。乎。

嗚呼。今之時何時乎。東洋之風雲日急。列國之政教日新。縱橫今世界。上下數千年。其國民智者。國斯強。強斯存。其國民愚者。國斯亂。亂斯亡矣。今也。我國之國民。智乎愚乎。當局者。何勿脫我國民於專制的與非立憲的乎。何勿進我國民於國民的與立憲的乎。黑暗社會。其光明之夷狄政教。其文明之。自今以往之外交。吾願當局者。發表其公文演說其目的一切新聞雜誌。得明目張膽而記載之。以前所謂祕密程度悉掃除而更張之。則我東洋幸甚。我東洋之國民幸甚。是所望於今之執政者。

財政之大革新

勿言軍備之不充實也。勿言教育之不普及也。勿言外交之不振也。勿言實業之萎靡也。請先言我國財政之現狀如何。夫一國政治機關之樞紐在於財政。財政而無主義與基礎。則計畫方針常搖搖而不能一定。使當局者不及時振作精神。

以整理之。徒苟且彌縫。役役猶如今日。非特不能望他機關之發達。而國家之遭遇大困難恐亦不遠矣。豈非大可寒心者哉。

今之財政卽松方伯所謂克伊亞財政也。遺繢也。我國戰後之經費年年膨脹。乃戰爭以前八千萬之歲計。不過五年之間。直達二億五千萬之巨額。處此激變。而無一定之大方針大計畫。唯加遺繢之繁劇。如彼流用償金。募集外債。增五年之地租。增醬油郵便電信之諸稅。亦可謂不堪矣。而內閣之更迭。又重以三四次。當局者於議會猶公言曰。財政之基礎已鞏固矣。噫嘻。鞏固乎。鞏固乎。遺繢之必要。今後非依然無所窮極乎。然必要之如何無窮。而手段則有限。譬之醫癰疽之證。失今不治。必將糜爛崩潰。至於不可收拾。而後止。今有人焉。無一定之職業。恃其先人所遺。無幾之生產。常馳騁於高利之火車衣錦繡食膏梁耽酒色事賭博。萬金之取引。談揚揚不絕於口。其炫耀於人。亦得計矣。乃未幾而家資散盡。醜態畢形。岌岌乎殆哉。我國財政之現狀。殆似之乎。殆似之乎。

我財政之所以如此者何故乎。曰。一定之主義方針。猶未立也。我財政家之手腕

與彼等之地位權力。祇於諸株之高低可得而前知也。於金利之高低可得而前知也。至若看破世運之大機。較量社會之安排。以建一國財政之大主義大方針。非所期也。蓋彼等之所爲決不問課稅之公否。也不問產業將來之利否。也不問人民負擔之偏重偏輕否也。其所標準在顧目前之利。旦夕之安。今日且過。追問明日。今年且過。遑問明年。卽竭其眼光手力亦不計及他利他害。惟知經營於地租。醬油。郵便。電信。家屋。煙葉。草諸新稅目而已。爲了財政之能事矣。已爲了一國政治之能事矣。而其幾部之賄賂買收。投機寵商。保護等之濫費。反不之省。此何故乎。換而言之。我財政家之所爲乃遺線也。小刀細工也。胡魔化也。國用之窮可計日而待也。

轉觀各政黨之財政論。亦絕無一定之主義方針。惟見某黨者則一意贊政府黨。爲是。又某派者一意攻政府黨。爲非。終日擾擾。不知其他。若以其意見而運動之。又左支右吾。未免反覆矛盾。其極也。則失天下之信用。背國民之同情。嗚呼。今之政黨之本領精神。已全喪失。而不堪問。其所餘者不過龐然之走尸行肉而已。可

不哀哉

軍備勿言教育勿言外交勿言實業勿言所當言者非改革我財政之根本的而確立其大主義大方針乎吾人不禁引領而望曰安得一大心思大魄力之人而肩此重任者乎

好戰之國民乎

我日本水陸之將士長於戰。世界列國所共知也。我國家國民之名譽亦在此也。而古來之長於戰者多好戰故世界列國皆因我國民爲好戰之國民雖然長於戰與好戰本屬兩事烏得以其長於戰而以好戰目之乎蓋長於戰者乃其名譽也好戰者斷非凡譽也

兵殺人之器也消糜天下之富之具也竭盡生產力之具也增長軍人虛誇之基也誘起武斷政治之因也人心腐敗風俗頽廢之源也吾聞長於戰者以武威光輝其國則有之未聞好戰者而不亡滅其國者也斯巴爾達者好戰之國民也而其名譽孰若雅典自由共和之政以理學文藝美術道德垂功業於不朽者乎羅

馬之名譽也。人皆以爲在於擴張版圖。而致其文明之燦然。實不知彼等之戰。在於以文明扶植他世界有以致之也。唯其每戰必加多數之奴隸得多數之臣僕爲念。此卽亡滅自身文明之所以然也。普魯士之名譽也。人非以爲在於分割波蘭。旣與澳戰。又與法戰。致之乎。實不知在於統一德意志之國民的而脫其國民於多數貴族公侯之桎梏。有以致之也。俄羅斯之武威。其所以壓於世界者。有他故乎。曰無他。不好戰故。蓋俄國之戰。實較歐洲諸國爲最少。彼常向東北無人之野。以與自然抗爭。是以能致今日之強大之原因也。

嗚呼。吾觀於世界列國。不禁恍然大悟。而得其文野之原因矣。其持戰爭之名譽者。利於國家之文明。必少損害。國家之文明。必多戰爭之事。固得不償失耶。我甲午之戰。非好戰也。在於保持東洋永遠之和平。拳匪之亂。我國之出師。亦勢不得不不然者。世界列國。其以我國爲長於戰。遂好戰乎。長於戰。不好戰乎。

戰爭之禍大矣哉。滿足一人之虛榮。卽盈溢一人之野心。犧牲幾萬之生靈。消耗幾億之財帑。卽戰而勝。猶不免釀他日之腐敗。償多額之負債。生民塗炭。元氣已

傷其罪尙可恕乎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然戰必安天下之民而後可。
彼以奪民之自由而戰奪民之幸福而戰奪民之生命而戰奪民之財產而戰者
與之以名譽其受之乎不受之乎

今者我國水陸之將士長於戰世界列國以好戰自我將以增益我國民虛榮之
野心何其誕妄若是哉不知我日本君子之國也人道之國也奪民之自由勿爲
也奪民之幸福勿爲也奪民之生命勿爲也奪民之財產勿爲也謂我國長於戰
則可謂我國好戰我國民斷斷拒此名譽而不受也

兵士之厚遇

近年每至新兵入營之期各町村人民皆投多額之費整壯嚴之儀式押華嚴之
旗幟立而送之被送者之一家亦投多額之費張盛大之饗宴以酬之相習成風
滔滔皆是吾人思之殆非邦家之慶事乎

彼等蓋謂軍人之名譽也不可不祝國家之干城也不可不敬禮然吾人亦不敢
曰軍人無名譽亦不敢曰軍人不當敬禮雖然若以軍人比之國民諸般之職業

有多大之名譽。即要求多大之敬禮。是謬誤之甚也。是流毒於國家社會也。國家社會受其流毒。尚望進步乎。

古之武士之名譽地位。權利比之農工商而有貴賤之殊尊卑之別。其時乃不以爲不平之事者何哉。蓋其時乃封建之思想也。未開之思想也。野蠻之思想也。今之時何時乎。非所謂文明之世紀。尙政治的社會的之時乎。非所謂四民之權利義務。尙平等之時乎。乃何以軍人之名譽今與古猶是也。軍人之地位今與古猶是也。軍人之權利今與古亦猶是也。彼必曰。軍人者。國家之干城也。國家賴以保護之。國家之農工商亦賴以保護之。彼等農工商亦安得不祝之敬之哉。嗚呼。是說也。直不通之論也。備鼠之猫。其家之婢。僕果祝之敬之乎。吠賊之犬。其家之婢僕果祝之敬之乎。國之軍人。實不過備鼠之猫。吠賊之犬耳。何敬祝之足云。

我國民中之尊武士。野蠻之思想未全消滅者。蓋因彼取天下於馬上之藩閥元勳。以兵馬之權。集於其黨與之手中。爲張自己威福之具。爲日已久。不能破除之。加以日清戰爭之勝利。我國軍人之勢力更大增長。至於今日。殆達極點。我國民。

殆以國家爲軍人之國家而不知爲國民之國家其競拜跪於軍人之足下也固宜然其結果適長彼等軍人倨傲尊大積漸爲放僻邪侈放僻邪侈積漸爲腐敗墮落歐洲諸國之定論曰軍人兵士爲風俗頹廢之因也古來戰勝之國人心必浮靡世道必衰微道德蕩然氣節掃地者何哉軍人之地勢力過大之故也我國血氣未定之青年今一旦以兵士入營於營中則受嚴酷之束縛於營外則墮放逸之習慣其入都會也則感染都會腐敗之空氣其入郡縣也則感染郡縣腐敗之空氣及其歸家則敗地方醇樸之俗彼等猶揚揚然自鳴得意曰我名譽之軍人也國家之干城也而町村人民以目視之而已遑敢非議非議者直坐以不愛國之罪吁。良民變爲無賴漢醇良敦樸之風化爲倨傲尊大放僻邪侈之行尙何名譽之有尙何尊貴之有且夫有爲之青年本無他長足錄乃獨眩其馬上勳業之虛榮而一般人民自卑自屈以奉之日不暇給直與封建時之奴僕無異此豈國家之慶事乎吾恐軍人兵士過此以往亦未必能保持其過度之名譽及過度之敬禮何

則勢使然也。況乎彼等町村人民亦非願爲之。唯迫於町村吏員等之命令。不得不從之耳。吾觀其潰貴重之時間出如血之金資以消耗潰散於無用之地。其怨恨之感情見於形色而入營者之一家又不能爲饗宴以酬其敬禮。平旣失矣。乙又失焉。嗚呼是惡弊哉。是惡弊哉。吾願各町村之吏員及地位之人士其深長思之。其深長思之。

非戰爭文學

近時我文壇中最足震驚國人之耳目者非所謂戰爭爲題目武人爲材料之傑作宏文乎。而作者非竭其畢生之力以從事乎。其意蓋謂開我國文學將來之先導吾人固有利於後世國家也。夫果有利於後世國家吾人固馨香而尸祝之何樂爲是箋箋之言以非之乎。吾人恐其非特無利於後世國家。將有大害於後世國家。慘不忍言也。何則。世間之所謂戰爭文學也。皆以爲獎勵戰爭阿媚武人之具。反是者未之聞。嗚呼。戰爭文學之弊害。吾人固不忍言。然亦不忍終不言之。今之所謂著作家及批評家。其許我言之乎。其不許乎。其以我言爲然乎。抑不然乎。

彼等蓋謂吾之揮活潑快壯之筆寫慷慨雄奇之文者豈有他哉不過鋪張盛德揚厲鴻庥激厲國民之愛國心鼓舞國民之義勇念以盡我文人學士之責務而已由是言之則彼等之筆既不能寫劍戟映日之壯觀何勿思血肉如山之慘狀乎能寫敵國之當憎惡何勿思我國民之亦可憐愛乎能寫戰利品之巨額何勿思剽掠之罪惡乎能寫一將之功告成何勿思萬人之骨已枯乎能寫戰死之名譽何以竟亡其姓氏乎能寫國旗之光榮何勿思生民之苦患乎能寫領土之擴張何勿思財貨之消糜乎野蠻之戰爭雖可樂文明之破壞寧不悲哉而曰激勵愛國心鼓舞義勇念雖然愛國家之心或可激勵愛人類之心不已失乎義勇者之念或可鼓舞仁愛者之念不已昧乎野蠻的戰爭或可獎勵文明的平和其可保乎動物的感精或可兀進道德的理想其可持平乎彼之鋪張也揚厲也聞之似足喜思之適足悲也庸人以爲美談識者以爲慘劇也而曰盡文人學士之責務吾知文人學士之責務不當如是盡也

彼以獎厲愛國心爲目的之人何以愚陋若是耶竟欲以文學奏功果耶卽令能

奏。功。果。不。過。使。天。下。之。人。感。戰。爭。之。愉。快。戀。戰。死。之。名。譽。耗。幾。億。之。資。財。喪。幾。萬。
之。生。命。進。步。爲。之。阻。害。學。術。爲。之。萎。靡。而。已。而。數。個。之。武。斷。政。治。家。因。之。而。滿。足。
其。功。名。心。因。之。而。滿。足。其。所。謂。國。威。國。光。之。虛。榮。心。因。之。而。滿。足。其。對。於。敵。國。之。
憎。惡。心。窮。其。弊。究。其。極。非。特。於。純。正。文。學。之。真。價。有。缺。如。之。歎。而。墮。落。由。是。表。彰。
神。聖。由。是。汙。瀆。其。罪。尙。可。問。耶。吾。嘗。讀。羅。巴。多。松。所。著。之。偉。論。有。曰。文。明。的。之。不。
能。相。容。者。因。一。切。之。動。物。皆。由。天。性。發。現。而。來。故。也。如。人。以。爲。最。良。之。文。學。我。則。
以。之。爲。無。恥。之。文。學。何。則。夫。工。於。文。學。之。人。其。心。術。卽。如。何。之。野。蠻。如。何。之。嫉。惡。
而。可。以。滿。紙。之。虛。僞。的。博。愛。掩。飾。之。羅。巴。多。松。所。言。如。是。吾。亦。曰。彼。等。之。所。謂。鼓。
舞。激。勵。實。非。一。片。博。愛。的。同。情。不。過。煽。動。動。物。的。慾。情。而。已。噫。是。等。之。文。學。而。曰。
爲。我。國。文。學。之。先。導。吾。人。實。不。敢。額。手。以。相。慶。也。

彼。等。蓋。謂。我。國。之。文。學。失。於。纖。巧。失。於。優。美。失。於。華。嚴。絕。無。雄。大。高。遠。悲。壯。俊。邁。
之。雄。篇。大。作。故。以。咏。戰。爭。謳。勇。士。之。藥。治。之。此。目。的。雖。亦。未。大。失。然。古。來。不。朽。之。
文。字。以。戰。爭。勇。士。而。爲。材。料。者。固。不。少。而。彼。等。之。所。以。不。朽。者。固。不。在。鼓。舞。動。物。

的。爭。鬪。也。在。有。眞。情。使。人。見。之。而。感。動。也。在。有。善。念。使。人。見。之。而。取。法。也。在。有。美。意。使。人。見。之。而。踴。躍。也。彼。等。雖。隨。意。爲。之。不。難。以。曠。世。之。天。才。行。其。高。尚。之。理。想。故。其。所。取。題。目。所。取。材。料。必。非。戰。爭。也。必。非。戰。爭。之。獎。勵。也。誰。以。謳。國。旗。頌。祖。國。爲。能。事。乎。是。以。希。臘。之。獨。立。而。阿。馬。不。忍。頌。之。英。吉。利。之。勝。強。些。克。斯。比。亞。不。忍。語。之。意。大。利。之。革。命。旦。德。不。忍。謳。之。之。三。子。固。才。高。一。世。名。震。地。球。者。而。乃。自。懲。幽。光。不。出。其。雄。篇。巨。作。以。震。驚。世。人。耳。目。此。豈。有。他。故。哉。蓋。彼。等。之。所。思。想。非。國。家。的。乃。世。界。的。也。非。一。時。的。乃。永。遠。的。也。非。肉。情。的。乃。心。理。的。也。非。殺。伐。念。乃。大。慈。悲。也。非。國。旗。之。光。榮。乃。社。會。人。生。之。光。明。也。非。對。於。敵。人。之。憎。惡。乃。對。於。隣。人。之。同。情。也。大。矣。哉。此。三。子。之。思。想。也。

夫。彼。等。不。欲。求。雄。大。高。遠。俊。邁。悲。壯。之。文。學。吾。請。一。言。以。告。之。曰。必。不。可。於。戰。爭。謳。歌。中。求。之。不。觀。之。巴。伊。布。爾。平。法。華。經。乎。此。二。者。以。平。和。爲。緯。以。博。愛。爲。經。今。之。文。人。學。士。孰。不。訝。其。雄。大。高。遠。哉。不。更。觀。之。杜。子。美。李。白。乎。此。二。人。者。痛。戰。爭。之。慘。害。希。生。民。之。和。平。今。之。文。人。學。士。

亦孰不欲俊邁悲壯哉。雖然吾人之權力亦不能必天下之人勿咏戰爭勿贊勇士而天下之人亦未必信予言而遂勿咏戰爭勿贊勇士吾但願天下之人而今而後須於宇宙之森羅萬象中擇其所謂自由之理以爲題目以爲材料雖咏戰爭可也咏平和可也咏武勇可也咏戀愛可也咏劍戟可也咏牙籌可也咏北京天津可也咏箱根鐮倉可也務盡去其虛偽的煽動的野蠻的以求其所爲真美善大慈悲世界的永遠的而後可若徒以獎勵戰爭阿媚武人爲能則亡我國之文學者必此戰爭文學無疑矣今日我文壇中人皆欲得一布林我則曰得百布林不如得一多爾士德之爲愈也今之著作家及批評家其以予言爲是耶非耶

非政治論

政治爲社會國民不可避之一現象不可缺之一要件夫人而知之矣雖然在於代議政治之世或自一面而言之政治於其社會國民有性格意思之反映不過爲社會國民增便益考善良及發表施行所之機關而已或塗抹其機關之膏油則社會國民無秩序無德義無理想無信仰腐敗墮落殆與蜉蝣蟲等類相似

其所發之政治亦姑息苟且之政治糊塗彌縫之政治腐敗墮落之政治而已內閣與議會國民與社會亦唯與蜉蝣蛆蟲等類相似徐徐于于蠢然而活之政治而已嗚呼我日本現在之政治其類此狀態乎其類此狀態乎

三十年前刺客某於京都木屋町客舍夜斬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二士而去中岡雖被劍深重猶未歿時有端歌過樓下者中岡撫創慨然曰志士獨苦身常人乃恬然行樂舉世悠悠夫復何言吾人於今日亦深有此歎矣嗚呼國民其醒乎國民其醒乎曷亦爲國家前途計乎

目的與手段

天下之可憂可嘆者莫甚於社會人民不知目的與手段之爲用而乃混淆顛倒。至於今日譬之飲食本因乎飢渴也今之急於飲食者殆以爲飲食之外無事業焉軍武本因乎撥亂反正也今之急於功名者殆冀國家之變亂焉醫師本因乎拯人疾病也今之欲昌其業者殆希瘟疫之流行焉噫可怪也。

夫飢食飽睡無過去無將來茫茫如夢以終其生者此禽獸魚介之行也若夫人

則有一定之理想目的。動靜云爲悉依其理想目的而爲進退。此非所以異於禽獸魚介之一要件乎。故個人不可無個人之理想目的。社會不可無社會之理想目的。古今東西之個人與社會所以能進步繁榮者。由其對於理想目的熱心忠實之故也。

世之對於理想目的。而行不正之手段者。是等之社會。固無容論。若夫以遠大崇高爲必要不可已之目的。乃至弄醜汙不正之手段。以此而罪遠大崇高之目的理想。而遠大崇高之目的理想。必不任其咎也。何則。有束髮四十年。周流四方。終不得志。遂至於倒行逆施者。如支那之豪傑是已。若而人者。其手段雖可憎。其志不可哀乎。又有因謀生活不遂。轉而爲盜者。如幽哥小說中之人物是已。若而人者。其手段雖可憎。其情不可憐乎。是等醜汙不正之手段。實不在其目的之如何。其責別有所歸也。

今我國民之現狀果如何乎。何人能持遠大崇高之目的而爲進退乎。吾觀彼等之理想與目的未聞有一熱心忠實者也。即偶有之。忽焉中道而喪失之矣。其手

段之難易與遲速。恒不依其目的而爲措施。朝如此焉。夕於彼焉。幾經挫折。卽幾經更改。若是者。是目的不能指使手段。而手段反能指使目的。混淆顛倒。莫此爲甚。倒行逆施。亦何怪其然者。且夫政黨之目的。非在於主義政見之實行乎。而今之政黨。則一意擴張黨勢。其所謂主義政權已犧牲之矣。政治家之目的。非在於增進人民之利益乎。而今之議員政治家。則一意保其利祿。權勢。其所爲人民利益。又犧牲之矣。商賈亦然。教師亦然。僧侶亦然。學者亦然。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且天下之事。未有目的不立。而能措施其手段者也。卽未有目的而爲手段所使。令者也。目的而爲手段所使。令者。謂之無責任之國民。無識見之國民。意志薄弱之國民。輕躁浮薄之國民。欺人而適自欺之國民。嗚呼。亡其身者。此國民亡其家者。此國民亡其國者。此國民亡其種者。亦此國民觀世界列國衰微滅亡之迹。可以知之矣。

向半死之老人。而責其主義理想之失墜。吾人斷未有如是之苛者。唯夫現時之青年。乃亦無主義無理想。夢死醉生。滔滔皆是。嗚呼。誰與共經營天下哉。且夫巴

爾克年三十時。以一布衣賣文。僅足以供旦夕。會阿美爾頓給以三百磅之年俸。使從事刀筆。廢棄著作。巴爾克乃憤然作色曰。將阻礙我希望。剝奪我自由。永沒我本領乎。嗚呼。我國之青年。其以希望自由本領爲目的。拋眼前之榮利。如巴爾克其人者有幾何哉。以理想之日本而墮落於物質之日本。吾人不忍見之。彼以國家前途爲慮者。其亦思之否耶。

國民之麻痺

水火觸身而不知其冷熱。刀刃刺肉而不感乎痛癢。耗耗昏昏不眠而夢徐徐于于。雖生猶死。其形狀殆類彼中山千日之醉而永不醒者。是非我國今日之狀態乎。若是者。謂之無精神的之麻痺。由來我國民之感性極其敏銳。衷情尤其熾熱。講仁義則不離乎身說。忠愛甚至於輕死不知者以狂者目。我國民然因此狂者。頻頻輩出。我日本之歷史因之放一道大光彩。世界列國咸嘖嘖不絕於口。曰日本。其君子國乎。君子國之名之由來。雖由於勝清國。雖由於勝清國水陸將士之智勇。而不知實由於我國民一種熱狂直前之氣以致之也。觀甲午之戰後有其。

羅爾氏者。去清國而航日本。當滿江明月。怒濤打船之時。附髀長歌曰。今而後始博得此名譽。庶不負二十年前之壯志已。噫。我國民愛國之心敢爲之氣如此。此其所以爲君子國歟。

而爾後僅三五年。當日愛國之心。敢爲之氣。熱狂如醉者。忽焉而烟消火滅。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今也。政府以黃金蹂躪我憲政議員。則曠其代議之任。狂奔於勢利之場。而國民恬不憤其腐敗。委其拋財賭死戰勝之名譽。於泥土文明之國。忽化爲野蠻之域。國民亦恬不憂其退步。託保護工商之名。施一種之寵商汲汲謀自私自利之道。而國民恬不責其非義。借金於外人。開委財權於他人之端彌縫。一時之窮苦。不願百年之大害。國民恬不懼其危殆。宰相不德風教日頽。殺兄弑父之案層見疊出。國民恬不哀其淺季。凡我政界之腐敗。經濟之不安。德教之頽廢。日甚一日。國家日趨於危亡之運。國民冷焉漠焉。若無知覺者。噫。國民之麻痺。至於是而極矣。古之羅馬。非大國乎。其滅也。滅於麻痺。今之清國。非大國乎。其弱也。弱於麻痺。蘇軾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以待亂也。然則我今日之國民。非拱手以待亂乎。

觀我日本政治之陷於困難何以如此其極也。外交着着失敗。商工日日萎靡。德教年年頽廢。我政治之力幾不能拯救之。幾不能回復之。元老也。議員也。政黨員也。學者也。論客也。數年以來。躡躅搔首。莫可如何。似顛似狂。如癡如醉。而觀其所施爲。愈出愈惡。愈出愈暴。其弊毒日長。一日絕不能奏一毫之功者。何哉。吾知其故矣。蓋彼等以政治爲萬能之力。萬事欲賴以濟之。於是宗教亦統轄於政治。教育亦統轄於政治。商工經濟皆仰給政治之恩澤。豈知今之政治實長我國民腐敗墮落機關之膏油也。此卽其結果也。徒掘泥揚波何爲哉。

故希日本社會之發達國民之繁榮者。不可不知依賴今日之政治之無補也。我社會國民必先於政治以外求德義。求信仰。求理想。求制裁。求信用。而後始有益於社會之發達。國民之繁榮。不此之慮。而以政治爲萬能之力者。笑爲哉。

無理想國民

建築工之積煉瓦也。其迴轉不息。雖與地上直角之度不能無微忽之差。然而其

可及的之直角。固不甚相遠也。人之欲達其理想也亦然。蓋國民之理想。非特爲國民精神的建築之準繩。亦其思想的之衣食也。

我日本之過去五十年間。非爲振古未曾有之進步乎。而此進步之所以然。非我國民持遠大崇高之主義理想以致之乎。蓋持此主義理想。苟一隨其指導。遂猛勇精進。不致退敗。然此主義理想。一時名之曰尊王攘夷。一時名之曰開國進取。一時名之曰民權自由。或五年而一變。或十年而一變。或百千年而一變。或億萬年而一變。其變也。固無論其爲野蠻文明。要不外遠大崇高之理想。以組織之。我東洋之所以建設一大文明國者。非我國民之忠於此主義理想之故乎。其忠於此主義理想也。或浪人。或國事犯人。或政黨員。或工商業者。水火臨之而不避。威武加之而不屈。賭其身命。拋其財產。而明治之歷史。賴以生色不少。而今也。何如乎。彼等忠於此主義理想之國民。不意已頽然老矣。不足以有爲矣。我思此老國民。不能不希望現在之新國民。痛恨現在之新國民。彼新國民之腦中。何竟無主義理想之片影也。

吾今也舉眼以觀新國民不禁睜睜然而悲之。悲者何。悲其無永遠之理想。惟眼前之肉慾而已。無高尚之理想。惟卑陋之利益而已。不見是非。惟見利害而已。不見道義。惟見金錢而已。而五十年前自由平等博愛之日本及駿駿乎變爲專制階級利己之日本其腐敗墮落不亦深可怪哉。

義務之念

義務之念之一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夫人實不能行之。此我國之所以有今日也。嗚呼義務之念我國民其可缺乏者哉。

思現時我國之朝野上下萬般社會果有一人能盡其義務哉。問其何所事事。彼必曰爲權利也。爲利益也。苟權利與利益之所在如猛虎之撲食如鷺鳥之飛揚以爭奪之。以計畫之一接於義務之題目。則逡巡畏縮策之而不前。鞭之而不進。如官吏者。則叱人民之權利不振。而所謂保護人民便益之義之念。絕無有之。商人者。則惟振代金請求之權利。而所謂求良好堅固之商品之義務之念。絕無有之。株主者。則惟受其利益配當之權利。而所謂事業繁榮之義務之念。絕無有之。

議員者則惟振豫算法律協贊之權利而所謂造國家人民之利益幸福之義務之念絕無有之。選舉民亦惟振其賣投票之選舉權利而所謂憲政完美之義務之念絕無有之。噫可慨矣。

以上所言之權利豈真正之權利乎夫所謂真正之權利者不可不依真正之義務而言之也何則人必盡真正之義務而後可享真正之權利是謂之應得之權利否則對於國家而不盡義務是國民之無資格者也對於社會而不盡義務是社會之一員之無資格者也既無資格而欲享真正之權利一人如是則一人亡一國如是則一國亡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卽此之謂也

觀於法國大革命以後旣革命而又革命旣顛覆而又顛覆不知其幾經波瀾旣經平復矣然猶不能建設一堅固政府者非無智也非無識也非無勇也實彼等之社會惟見權利而不見義務之故也夫惟見權利而不見義務其國家社會而不墮落崩壞者未之有也

可知日本今日之腐敗墮落非我社會中無義務之念所致哉我社會苟能各盡

其義務。則官吏之保護人民利益。而人民受其權利矣。商人以良好堅固之商品貿易。而一國受其權利矣。推之株主盡株主之義務。議員盡議員之義務。選舉民盡選舉民之義務。我朝野上下萬般社會無不受其權利矣。此所謂盡真正之義務。而享應得之權利是也。日本如此。其庶幾乎。

老人之手

今之經營我國之政務。非當時維新所稱爲志士偉人者乎。胡爲至今日而萎靡沈滯。麻痺昏睡。至於是極也。冥然而思之。悄然而察之。百索而不得其解。有老劍客某。執予裾而訊曰。吾壯時之擊劍。察機於頃刻。視隙於毫末。砉然奏刀。百不失一。其間固不容一髮也。今也吾之目力尙不亞於壯時。而吾之手。則大覺其滯礙。嗚呼。吾蓋已老矣。噫。今之經營我國之政務。其萎靡沈滯。麻痺昏睡。至於是極者。此老人之手。非其一正比例乎。

雖然。吾所謂老者。又匪獨拘其背皓。其髮艱。其行步衰。其形態者。惟然也。即如今之大臣。今之官吏。今之議員。其苟安。旦夕如枯木。如死灰。無一事足以快人意者。

雖壯其力。黑其髮。稚其年齒。偉其軀幹。然不謂之爲老不得也。何也。爲其心力已全耗其精神已全憊也。

語曰能見不能行與無見等行之而不力與不行等衰衰諸公何其爲老劍客之手者之多也今試問所謂政局者彼等果盡力以開展之乎所謂官紀者彼等果盡力以振肅之乎教育之不振彼等果盡力以整頓之乎財政之困塞彼等果盡力以救治之乎若此類者彼等固熟聞之熟知之者也吾亦知彼等之熟聞之熟知之也方引領拭目以覩其功果乃遲之久而不見尺寸之效也遲之又久而仍不見尺寸之效也其萎靡沈滯麻痺昏睡諸種惡病依然無痊且有甚也噫若而人者我知國家社會上之一切事物早已自知與彼等無毫末關係已與之長相辭矣而皮相俗論之士尙戴伊推井擁限以爲救濟我國家社會舍數公其誰也噫愚亦甚矣

維新之革命非成就於多~~清東牙~~之樂隊乎立憲代議之制度非設立於自由黨之志士乎若而人者皆維新之元勳也政黨之領袖也當年創造如火如荼之事

業肩負擎天掀地之責任舉而措之悉裕如也而至於今日區區之小問題亦不能解決使彼等返躬自問能毋啞然失笑自怪自訝乎此無他蓋當年之事業以青年之手腕組織之其隆盛固可立待也今日之間題以老耄之手腕支持之其墮落亦無足怪也不寧惟是今日世界之大勢愈變愈新彼老耄者對於今日之社會實有不適於用之嘆故以十七世紀之人才經營十八世紀之物事不適用也以十八世紀之人才經營十九世紀之物事亦不適用也由斯以談則以十九世紀之人才而經營二十世紀之物事其不適於用也不誠不卜可知乎莫斯科以後之拿破崙而求其馳風掣電龍飛虎躍雄視全歐不可得也然則天下之最可悲可憫可嘆者孰有過於老境哉

今之經營政務組織國事者孰非瀕於老境者哉藩閥亦老議會亦老政黨亦老大學亦老代議士也學生也商人也年齒雖未滿四十然彼等之精神視老者誠有過之無不及也國家社會之物事早已與彼等之手相決相辭而趨而入於我輩青年手中矣蓋二十世紀之世界固我輩青年吐氣揚眉之世界而非彼等老

輩所得干涉一毫者也。

雖然。彼等老輩。吾亦不忍沒其功。而且諒其苦也。多謝汝老輩。於二十餘年前。勞苦盡瘁。以開導我二十世紀文明之先路。故足下等之沈滯萎靡。麻痹昏睡。吾亦不忍深責。然吾爲足下等計。胡不如老劍客自白其手腕之無用。而脫卸其擔荷。於我輩青年之手。胡爲猶欲揮其老手。以墮落我社會上之事體。而爲世所唾罵也。卽足下等無是心。而無如足下等之手。不從足下等之心。何徒勞無功。足下等亦甚失計矣。

汗辱文明者

身被西洋新式之衣。首著西洋新式之帽。手攜洋書。口操洋話。詬詬然。揚揚然。自鳴得意。號於衆曰。吾輩得西洋文明之真義者也。趾高氣揚。笑罵一切。今日見甲。不問其宗旨。不察其理想。輒夷視之曰。此未開化者也。明日見乙。亦不問其宗旨。不察其理想。復姍笑之曰。此亡國之民也。今日輕薄之輩。拾自由平等之唾餘。其習染風氣。大都如是矣。而中無定見者。驟覩彼等之如是。如是也。遂從而震驚之。

崇拜之。曰。是真文明國民也。嗚呼。彼豈真文明者哉。彼豈真文明者哉。
泰西十九世紀文明之精神何在哉。實在人民抱持自由平等之理想。養成自由獨立之氣象也。法國之革命也。歐洲之天地爲之一新。非由自由平等之理想之驅進乎。大陸諸國立憲法設義會。產出無數國民統一隆興之現象。非自由平等之理想之磅礴乎。科學之日發明也。殖產上現一大革命之象。非自由獨立之氣象。所振起乎。推而至於文藝之精深。如法學術之高尚。如道德。皆此理想與此氣象之結果也。由自由主義進而爲帝國主義。由帝國主義進而爲社會主義。彼等之進步。所以常先世界。彼等之富強。所以常冠絕世界者。皆此理想與此氣象之潮流也。故欲得泰西文明之真義。而收其功效。浴其德澤。非涵養此理想。振刷此氣象。不能爲功也。若第曰衣服之高襟也。文字之蟹行也。則末之又末。皮毛之又皮毛者矣。今之以文明自誇自詡之輩。試問其有此理想乎。彼固未嘗夢見也。試問其有此氣象乎。彼固未嘗一覩也。彼等之所崇拜者。則貴族也。藩閥也。大勳位也。侯爵也。彼等之所希望者。則官職也。利祿也。局長也。公使也。苟充其趁勢利之手段。則便

僂卑汙無不至也。達其野陋之目的。則賊民亡國可立待也。而攷其內行。則耽賭博也。溺酒色也。爲文明之社會。文明之民族所不容者也。而彼猶昧目糊心。厚顏曉舌。曰。吾文明之國民也。文明之紳士也。文明之政治家也。噫。以是爲文明。則如今日洋行之買辦。彼國最下流之社會。固亦高襟其衣服。蟹行其文字矣。誰非文明者也。然則如彼等者實汙辱文明之甚者也。

故如彼等之衣與帽。誠文明矣。彼等之文與語。誠文明矣。而其眼光所注射。腦筋所模印。必不出於吾上者所云。彼等所崇拜。所希望之種種也。是豈非沐猴而冠。猩猩而語乎。其思想如是。其內行如是。吾恐卽彼等平習所夷視爲未開化所姍笑爲亡國之民者。其思想內行尙不至如彼等之野蠻。彼等之鄙陋。彼等之惡劣。彼等之腐敗墮落也。吾不憚彼等之嫌忌。請爲一言以斷彼等曰。彼等蓋汙辱文明者也。社會上而有彼等。必非社會之福也。

伊藤侯之盛德

西方有諺語曰。大人物者。譬如建道傍之白璧。人人得而見之。卽人人得而汙之。

此言也。可以喻我今日之伊藤侯。夫伊藤侯。吾固謂爲大人物也。然如彼其怯懦也。其巧佞也。其陋劣也。其無恥之小人也。人皆腹非之。腹非之不已。以口誅之。口誅之不已。以筆伐之。腹非口誅。以至於筆伐。伊藤侯之盛德可知矣。雖然。人孰無非議人。孰無間言。轟轟烈烈之伊藤侯。赫赫明明之伊藤侯。豈無可歌可頌可紀之盛德乎。然彼非無盛德也。彼之盛德則荷無前之天寵而已矣。

如此盛德。自古之君子有之。小人亦有之。試問今日之伊藤侯君子者乎。小人者乎。就其表面觀之。其聲名播於歐美。其威望服於亞洲。其在日本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通國固稱爲大人物。大人物也。此吾所以有道傍白壁之喻也。何也。汗之穢之盡人皆可已。不得而拂拭之。已不得而拒絕之。已不得而遁逃之。聽之而已。豈不哀哉。

雖然有白壁之盛德。亦可以奔走舉國之人士也。奚在其可以奔走舉國之人士大人物。曰有能從我游者。我能富貴之。故今日之伊藤侯爲今日自由黨之所推戴者。以其有白壁之盛德也。彼等政治的腕。曰小僧等。皆所謂能利用其白壁者。

也。無論其新進也。其舊僚也。無不推戴彼者。亦欲利用其白璧之故也。其他政治家實業家望巍巍之白璧。頌赫赫之盛德。奔走牛喘仰視鼻息畏之若神。望之若天。亦以其白璧盛德故也。嗚呼。此白璧也。固皎皎其有輝者。塗抹於縱橫。揮洒於上下。則亦暗暗其無光矣。人固可不省哉。

然今日之伊藤侯勢固在也。位固保也。天寵固隆也。盛德固昭昭在人耳目也。人汗辱之而彼不可拂拭也。人窮窘之而彼不可遁逃也。人利用之而彼不得不擔當也。欲進不可。欲退不能。懊惱悔恨之狀。當亦顧影而自憐矣。覩瀚海之茫茫。欲渡無岸。望前途之渺渺。何處宅身。嗚呼。此盛德吾其見而生憐歟。抑其見而生羨歟。

平凡之巨人

天下古來所稱爲巨人者。有非常之巨人焉。有平凡之巨人焉。所謂非常之巨人者。挾其奇才異能。幹天下非常之事。以聳動一世之耳目。博取一時之價值者。是也。所謂平凡之巨人者。其思想不踰乎常矩。其動作不越乎常軌。自其表面觀之。

其平。平似無他。長而叩其衷。藏攷其底蘊。其潛德幽光。足以樹一代之典型。爲一時之欽仰者。是也。以吾人論之。其殆以前者爲平凡之巨人乎。以後者爲非常之巨人乎。吾蓋知其必不然矣。

非常之巨人。自古兵略家政治家。往往有之。至於平凡之巨人。則非積學之士。所不能也。往往於教育家宗教家。或十餘年而一見焉。或數十年而一見焉。或百餘年而一見焉。或數百年而一見焉。或千餘年而一見焉。或數千年而一見焉。殆寥寥如晨星矣。雖然。有史以來。非常之巨人。雖多其有利國家人民者。實少平凡之巨人。雖少其有益於社會文明者。實多非常之巨人。譬如奇巖怪石。奔湍飛瀑。人見之未有不動魄驚心者。然縱極其動魄驚心。其功夫亦不過爲詞人騷客。競彫蟲之小技而已。平凡之巨人。譬如積一勺之土壤。巍峨而成大山。集衆水之細流。汪洋而成江海。其事其物。雖極尋常。而生民實依而生息之。嗚呼。是利民者也。非常之巨人也。歟哉。平凡之巨人也。歟哉。

雖然此二者之巨人。其魄力均相若也。其精神均相若也。其理義均相若也。其才

智均相若也其德行均相若也其人爵均相若也其天爵均相若也均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人也然吾人若得千百之非常巨人寧得一個之平凡巨人是何也難得之人不願少易得之人不願多也

我日本維新以來非常之巨人不知其車載其斗量矣木戸也西郷也大久保也巖崎也諸人皆是也至於平凡之巨人果誰氏之屬乎吾人於百千之巨人中而得一髣髴者則福澤翁是也

究而論之吾人生平讀書論世曾得見幾人如翁者乎翁夙講泰西文明之學以教育羣英革新一代之思想將泰西文明以輸入我日本我日本是以有今日之氣象翁之功業洵千載不磨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吾思翁之功烈不在管仲之下也我國運我國民能有如此之進步者其誰氏之賜乎吾知人僉曰福澤翁也福澤翁也雖然吾願我國民勿忘我福澤翁

雖然此功烈也猶是翁之末也吾之所以傾倒於翁者不在學問文明而在其人物。而在其平凡之巨人。翁奚爲其平凡也。東都血戰草木皆兵而能於腥風血雨。

之中從容講學者。翁實以之也。講學四十餘年。所謂教不倦。卽仁卽聖者。翁實以之也。朝非顯貴野一平民抱富貴不能淫之道德持威武不能屈之操守至死以至不逾者。翁實以之也。爲一世之師表於我思想界奏大革新之偉功者。翁實以之也。然翁所以爲絕代之巨人者。其自始至終在行平凡之天職而不屈在盡平凡之本務而不撓此吾所以稱爲平凡之巨人也。而今也人之云亡。吾欲於百千之非凡巨人中而求一如翁之平凡巨人不可得矣。豈不痛哉。

讀修身要領

福澤翁所選修身要領說今日男女處今日社會之道別具隻眼決非尋常腐儒所能企及洵於近時教育界爲貴重之產物無疑然吾人偶一讀過不免有隔靴之感再一讀之不禁悚然歎曰夫何爲其然也

修身要領自第一條至第二十九條所謂獨立自尊之主義一以貫之而翁解此主義曰令心身之獨立自尊重其身勿流於無恥之品位此之謂獨立自尊之人獨立自尊之人卽自勞自活之人強健其體魄鼓舞其精神提倡其勇猛之氣是

卽獨立自尊主義之大要也。如此吾人之於獨立自尊夫何間然。蓋能全其個人之人格所必要者也。然今日之男女處今日之社會果能實行獨立自尊之主義乎亦不過全個人之本分而已。

集人而爲國其人也卽爲國民之一人卽有國民之責任義務不可一日或忘者也聚人而成社會其人也卽爲社會之一人卽有社會之責任義務不可一日或忘者也若夫掘井而飲耕田而食不知帝力於何有以文明之進步爲分榮之世是其人必不完具者也商也而不能爲食農也而不能爲衣不相扶持則扞格也衝突也離叛也自然之理也此之謂獨私一己之獨立自尊而實非公共社會之獨立自尊也此其人實可謂不完具之人也故人之處此世個人共全其獨立自尊對於社會不可不調和平等調和平等卽服從社會之公德卽爲盡力於社會之公義社會云者爲公共之福利不僅個人之福利故人之處此社會初必全其個人之本分者也今日文明社會之修身要領此重大之事各欲全其本分固未可等閒視之也而福澤翁之修身要領其始也個人之獨立自尊其終也對於社

會調和平等及訓誨公義公德。其自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之間。多對社會立說。所謂完全社會之基礎在一家。一人之獨立自尊與社會共存之道。不相妨犯。自與他之獨立自尊不相傷害。示人以信己所愛者。推及於人。輕減其疾苦。增進其福利。是等皆獨立自尊之爲義。爲社會全般之福利。此本分也。此責務也。此德義也。卽修身之要領也。

夫修身本領如此。蓋未有不獨立自尊。而謂能盡國民之責任。盡社會之義務者也。蓋獨立自尊個人自由主義之骨髓樞軸也。吾人觀於歐洲各國。能脫却君主專制之桎梏。得發揚十九世紀文明之光輝者。實個人自由主義之所賜也。我國今日之文明。亦福澤翁傳個人自由之主義。以改革一代之思想。其功莫大焉。然世運日趨轉移。未易以干羽之舞。不能解平城之圍。個人主義的文明。至何時始能發其大光輝乎。

楯有兩面。物有兩端。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利弊必相伴。個人主義者。蓋可謂利己主義者也。貴族專制封建階級之弊毒。達其極點。其時人民沈淪於奴隸之境。個

人。自由。獨立。自尊。主義。實。世。界。之。救。世。主。哉。福澤翁實於此時奉此救世主以奏空前之偉功持此主義不渝數十年修身要領全以此主義爲標準嗚呼福澤翁固有功於世矣然功之首亦爲罪之魁今也打破階級崩壞秩序自由競爭弱肉強食個人自由主義更現自由主義之平面極其弊毒橫溢於四海所謂以獨立自尊爲人人修身之要領實可駭可危之甚也

夫修身之道道德之教也必從一代之理想以社會數多之福祉爲公義公德之目的其對於社會全以公義公德與獨立自尊互爲軒輊至於福澤翁之意雖非罔朽公義公德而全主張獨立自尊不知獨立自尊一變而爲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對於社會卽爲背德此吾之所以大惑不解也若幸而利己主義爲高蹈之隱者如伯夷也如嚴子陵也如司馬徽也皆獨立自尊求而不可必得從而遁之者也

雖然修身要領亦何嘗無博愛之言乎己所愛者推及於人此豈利己之言也然旣曰己愛而後及於人則終未離利己之心也雖然人孰無有利己之心人能對

於社會。稍各盡其責任義務。斯可已。人各盡其責任義務。能不望其償報。況各盡其責任義務。不望其償報。則一身一家之幸福。可不必求財產生命之思想。可不必重。如此則是大君子出。大君子出。則是大改革起矣。

故獨立自尊之教。必與調和平等之德。相依。自愛之念。必與博愛之心。相聯。若夫調和平等之德。不相依。博愛之心。不相聯。日抱守獨立自尊個人自由之主義。則亦利己主義而已。弱肉強食。是非今日之實狀哉。

今日之憂。實個人主義之弊毒。達其極點。其所以然者。在利己主義之盛競爭。自由不能調和平等。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不知有國家。更何知有社會。人之對於社會。不能盡一分之責任義務。即不能享一點之福祉利益。雖然欲人之知有責任義務。則不得不先令其獨立自尊。故獨立自尊者。乃社會的調和平等公義公德之起點也。若不知有調和平等公義與公德。其結果。蓋可爲之寒心者歟。吾人非如世俗曲學單以忠孝二字漫批修身要領。實以其真個社會的觀念或有所見。亦未可知。雖然福澤翁往矣。吾雖漫加批難。豈有知也哉。豈有知也哉。

祭自由黨文

歲在庚子。八月某日之夕。金風漸瀝。露白天高。長夜漫漫。忽焉星墜。嗚呼。自由黨死矣。歷史之光榮豈不被其抹殺哉。

嗚呼。汝自由黨之事。吾不忍言之矣。想二十餘年前。專制抑壓之慘毒。滔滔橫流於四海。正維新中興之宏謨。遇大頓挫之時。祖宗在天之靈。故特降生汝自由黨。揚其呱呱之聲。放其圓圓之光。自由平等之正氣。於是磅礴於乾坤。振盪於世界。實文明進步之大潮流也。

是以汝自由黨爲自由平等而戰。爲文明進步而戰。見義不爲。是無勇赴湯蹈火。所不懼。千挫不屈。百折不撓。凜凜乎。其意氣。戛戛乎。其精神。如秋霜哉。如烈日哉。而今安在哉。

汝自由黨之起也。政府之壓制益甚。迫害愈急。一言論也。而思所以箝制。之一集會也。而思所以禁止。之一請願也。而思所以防止。之捕縛也。放逐也。牢獄也。絞頸臺也。無所不用其苛刻也。而汝自由黨見鼎鑊而不懼。望刀鋸其如飴盪盡億萬。

之財產而不顧。損傷數百之生命而不惜。豈非汝自由黨一片之真誠爲千古所不可磨滅者哉。而今安在哉。

嗚呼壯哉。汝自由黨也。噫吁哀哉。汝自由黨也。汝自由黨能如此。豈非赫赫偉男子烈烈大丈夫哉。灑多少志士仁人之熱淚流多少志士仁人之鮮血。擲多少志士仁人之頭顱。前者仆後者繼。從容含笑以就死。當時誰知彼等之死。卽自由黨之死乎。嗚呼汝自由黨之前途其光榮洋洋有可想見矣。嗚呼熱淚鮮血丹沈碧化而今安在哉。

汝自由黨也。以聖賢之骨。具英雄之膽。目如日月。舌如霹靂。攻無不取。戰無不克。開拓一立憲代議之新天地。建斡旋乾坤之偉業。惜汝非守成之才。而建武之中興。中道傾覆。汝雖有光榮於歷史。而問汝之事業。汝之名譽。而今安在哉。

更進思之。吾少年時寓林有造君家。一夕寒風凜冽。薩長政府突如其来。捕吾人與林君。放逐於東京三里以外。當時諸君髮指之狀。宛然在目。迄今固未嘗忘也。諸君諸君。時現今之總理伊藤侯。內相山縣。視汝自由黨之死。如路人。而吾人獨

握一管之筆掉三寸之舌爲自由平等文明進步而弔汝自由黨之死祭汝自由黨之靈吾不能不撫今追昔嘗憶陸游望劍閣諸峯慨然賦曰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嗚呼吾今三誦此句以弔汝自由黨嗚呼汝自由黨有靈豎弗夸其來饗

歲末之苦痛

嗚呼人生至苦痛之時孰有如歲末者乎懊惱也悔恨也恐慌也狼狽也奔走也熙熙而來穰穰而往者皆是也人之一生爲此歲末之苦痛奪去其幸福不知其幾何矣社會文明爲此歲末之苦痛阻礙其進步發達不知其幾何矣幾多之時日皆消費此無益之苦痛中矣幾多之材智皆竭盡此無益之苦痛中矣平生之強力爲此而損折者多矣平生之面目爲此而屈辱者多矣平生之銳氣爲此而挫撓者多矣平生之志氣爲此而消磨者多矣極其至也欺詐也迫脅也盜竊也殺劫也皆因此一日之苦痛而生也嗚呼以此一日之苦痛至賄社會百年之禍害可不懼哉

嗚呼。歲末之苦痛。雖百千萬年文明極樂之世。所不能免也。雖然。吾豈忍言之乎。此固社會自然之狀態。雖百千萬年所不能除也。雖然。吾豈敢信之乎。歲末之苦痛。爲自然之狀態。固已。人生之疾病。亦非自然之狀態乎。然人生之疾病。醫術之進步。可以愈之。歲末之苦痛。文明之進步。獨不可以除乎。然果能除之與否。吾人不敢斷之於前。此其間蓋有原因。因其原因如何。是甚易觀。彼等之金錢缺乏也。欲除彼等之苦痛。先濟彼等以金錢。其可也。

然彼等必如何而後得金錢之途乎。從事於生產之業而已。然斯人何嘗不從事於生業。而歲末之苦痛如彼者。何也。貧富之不均之故也。貧者終歲碌碌。富者終年嬉嬉。貧者以百日所得不足以償富者一日所得。貧者占人數之多。富者占人數之少。數至財產。貧者不能占萬之一。富者則全占其全部。此貧者之所以終貧。而富者之所以終富。貧者之所以終歲勞苦。而歲末之苦痛如故也。

雖然。今日之社會。亦嘗歎其生產之事業。放任其自由競爭也。歐美之志士仁人。夙痛論之。吾人亦持此旨以布告之。人人于是稍知有產業之權利。無不思奪資

本家之私有以歸多數人民之公有分配之均平之彼等之資本家亦不得徒手游食而社會全般之生產額益益增加多數人類由是庶免歲末之苦痛然彼等終得脫此歲末之苦痛者則僅資本公有之一事此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也此社會主義之論理之細目吾人亦不暇深論之矣至於實行之手段方法吾人亦不暇詳說之矣要之爲多數人民之福利爲社會文明之進步無疑也嗚呼歲末之苦痛在於富之分配之不均富之分配之不均在於資本家之橫暴資本家之橫暴在許其資本家之私有吾思我志士義人曾以多數團結之勢力政治的權利奪自封建之諸侯奪自薩長藩閥之政府而何於經濟家權利不能奪自資本家之手乎當時之尊王討幕黨也當時之自由改進黨也何不一進而爲人民的社會乎是長者折枝之類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新年之歡喜

樂哉新年年之樂非爲有門松也無門松之家亦樂也非爲有屠蘇也無屠蘇之家亦樂也非爲有金錢也非爲著美服也非爲粧紅粉也無金錢美服紅粉之

人亦樂也。然彼等嬉嬉所以樂此新年者何哉。此時我與人與社會俱正義也。俱自由也。俱平等也是則可樂也。

人各有兩端。不能純乎爲善人。不能純乎爲惡人。但在平日有幾多之競爭。幾多之誘惑。幾多之感奮。善惡常相戰。利害常相爭。勞勞者殆不堪其生也。唯此競爭。此誘惑。此感奮。至聞除夜百八之鐘聲。而全休止。萬人俱虛心也。俱坦懷也。俱心廣體胖。無毫髮利害之芥蒂也。是以其動靜其思想。其聞睹其云爲無一非善。非正義。天下無一毫不正與非義。新年之樂。豈不宜哉。是時金錢不壓我權勢。不苦我利慾。不奪我頂天立地縱橫無礙。皆大自在。人與社會皆得自由。新年之樂。豈不宜哉。既各自由。亦皆平等。是時世界皆平等矣。主人有新年僕從。亦有新年無階級也。無差別也。一堂之上。熙熙雍雍。一家之中。融融洩洩。得此平等新年之樂。豈不宜哉。

人生之目的實在正義。在自由。在平等。唯得此三者。人則聖人也。社會則天堂也。朝朝暮暮。雖非新年。亦猶新年之樂也。嗚呼。一年三百六十餘日。除此元旦。即非

正義非自由。非平等之天地勞勞不堪其苦惱者伊誰之咎歟

高等教育之拒絕

近時我文明之不進步與國家之不富盛有可太息痛恨一大問題此問題吾人宜亟亟求其解釋卽拒絕國民之高等教育是也目今欲入高等學校者年衆一年而其得許可者受驗者常不足十分之一餘多皆拒絕往往十分之九有過無不及問其故高等學校額設之不足故也少數之學校不能容多數之人其許可僅取試驗成績之最高點者也故無論平生學力如何優等品行如何方正資金如何裕如試驗之餘不得過第一等之成績反負以落第之不名譽百人中有十人及第者殆寥寥如晨星矣

吾嘗見一學生學力優等受驗數次不能及第落膽之餘志氣爲之阻喪遂日見墮落又嘗見一學生學力優等如之受驗數次不能及第亦如之歸而自罪其學力之不足由是刻苦向學異常刻苦從此心身衰弱遂罹肺病此二者吾所目覩其原因皆拒絕入學之故也嗚呼將來我國民之不發達此一大原因其流毒更

不知所底止是非可爲之寒心者哉

夫國家共同之利福文明之進步必教育國民之責務也。國民既願受其教育顧可不獎勵之鼓勵之乎。然吾嘗見其兒童之入學也。多方強制之固非其所矣。初則強制於小學教育尋而開放於中學既而能受高等教育之資者則又多方拒絕之此吾之所大惑不解也。試思國家教育人材培植多士能養成高等教育之資格者實國家之慶事也。然何以阻礙之遮防之此豈教育國民之盛意哉。此吾所爲太息痛恨而已者也。

然則思所以挽救之必如何而後可。國中之高等學校有官立。有私立。官立之學校不足卽以私立之學校補之私立之學校與官立之學校同一資格私立者仍有獎勵一如官立之制有能私立高等學校者則尤異常議敍之異常榮褒之庶乎其速文明之進步也其致國家之富盛也此其大體之方針如此至如條目則尙未暇詳焉此今日教育家之一大問題也

戀愛文學

有一美人爲富家之妻。彼竊其夫之目而戀慕畫家某。又以己之妹許嫁於畫家。而其異腹之娘亦戀慕此畫家母子姊妹。爭其一男子相挑於暗中。而一時有一書生寄食於其家。初通下婢。更戀慕彼美人母子。遂姦其主人之妻。此一小說。近世知名士所著者也。

作者逞其奇思妙筆。讀者愛其淫詞穢語。雖然如此之文學。於現時之社會。其影響果如何乎。於現時之青年少女。其關係果如何乎。吾人思至此。不禁悚然而大恐怖也。何哉。實亂倫之極也。醜穢之極也。此亂倫醜穢之事。乃公然刊行於世。甚而新聞雜誌廣告之批評之塾中。購之閨中。置之世間之青年少女。莫不爭歡迎之。嗚呼。此亂倫醜穢之事。作者不顧禮義廉恥。徒賣弄一己之文詞。異想天開。不規正理。只求讀者生多少快感。讀者亦不顧禮義廉恥。塾中購之。閨中置之。男子珍如拱璧。猶可說也。至於女子。亦奉爲至寶。其難堪矣。

吾人亦不必沾沾攻擊如此作者。而風趨所尚。今所謂愛戀文學之流弊。爲可慨歎也。嘗遊於通都大邑之雜誌店。其所排列之書籍。大都不外戀愛婦人情話等。

字樣。冠於篇首。其內容者古今之情史也。戀愛之詩歌也。解釋者一家講說者一家詠歎者又一家甚而歎美其用筆拍詞者更一家且諸家者又多出於未婚之青年少女也。好之如璧。甘之如飴。且曰神聖之戀也。曰高潔之愛也。此宇宙自然之巧妙。世間難得之著作也。是以青年少女之性行。日見墮落。鑽隙贈芍。滔滔皆是。習爲固然。恬不爲怪。此則大可痛者也。

吾人以文學爲勸善懲惡之具。而非以小說詩歌爲傷風敗俗之談著一書立一說。必有益於社會。非謂博人之笑。助人之趣。消人之愁。遂爲畢能事也。是殆古之優伶之戲作。美術家文學者。豈其然哉。況彼之戲作。襲語淫詞。墮落數事之青年少女。敗壞社會流毒無窮。賊夫人之子。其種種惡結果。更僕難數。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世之爲襲語淫詞以誘惑青年少女者。其殆是矣。

雖然吾人漫向當局之官吏促其嚴於言論出版之取締。而彼等之無識玉石不辨。恐從此反生枝節。阻害文藝之進步。但吾人抱此正義。視多數之青年少女。腐敗墮落而有所不忍之心。無已則向於社會加以裁制。庶乎其可哉。

自殺論

人生最可哀可痛。孰有過於自殺者哉。日本富於尚武之風。故自殺者爲尤多見。常年自殺者皆在七千人以上至三十一年。殆有八千七百餘人之多。嗚呼。人之輕生敢死。環球大地。孰有過於日本人乎哉。自殺者。其殆博強武名譽而自殺歟。其殆以平年悔恨而自殺歟。其殆表意思薄弱而自殺歟。詰諸自殺者。而自殺者亦自問茫然。相習成風。牢不可破。近時自殺者。每年率九千餘人。嗚呼。國家之前途實可憂哉。

自殺者之多。於精神的。卽以見國民之弱。於物質的。經濟的。卽以見國民之疲弊。此現象於政治、於軍備、於議會、於道德、教育與商工業。皆有關係者也。自殺者。一己之生命不足惜。而孰知關於社會全體者。大嗚呼。自殺之不已。國家之元氣日傷哉。

每年自殺者。其中縊首死者占數之大半部。其次則入水。又其次則刃物。服藥。與礮擊者。蓋少也。茲無論其縊首入水刃物服藥礮擊均自殺也。其自殺之原因古

之武士。殺身成仁。殺身爲義。曾博世間之名譽。而不完全之人。遂從而效尤之。或因所求不遂而自殺。或因罪惡難逃而自殺。或因一生煩惱而自殺。或因一時發狂而自殺。忘其痛苦而甘出於自殺。無可說焉。則自殺者只徒殺其軀。只可謂不完全之人而已。

然世間有一種好奇之人。惑於鬼神而自殺者。又有一種好勝之人。負於客氣而自殺者。又有腦筋擾亂而自殺。形骸放浪而自殺。此皆自殺也。皆於心理的生理的。不健全者也。斷言之。皆可爲國家之憂。道德上之罪惡。今日宜研究之一大問題也。雖然。孝經有言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既以自殺爲不孝矣。然孔子又曰。殺身成仁。則是聖人又教人以自殺也。西國哲人之言曰。人者神授以生。人旣爲神所授而生。若自殺。則是違神不祥莫大焉。然東西二子教家。大都獎勵自殺。舊約新約。自殺亦所不咎。故古耶穌教徒之自殺者。已成普通矣。此果何也。

曰自殺者。背人間之自然。人莫不樂生而惡死。且無論其人之樂惡也。卽樂反所

惡惡反所樂而天地生。一人卽有一人之責任。社會有一人卽有一人之義務。若聽其自殺是違悖天地破壞社會。天地所不容。社會所不恕。彼雖自殺則罪更及其戶。然後天下後世之自殺者庶幾其可止焉。

嗚呼。社會有競爭而後有進步。優勝劣敗。此自然之公理也。自殺豈非社會中之人乎。此而自殺。彼亦自殺。各自放棄其責任。各自卸却其義務。此之對於社會無責任。無義務。彼之對於社會亦無責任。無義務。此而柔弱也。自殺。彼而強梁也。自殺。無完全之人格者。亦無完全之社會。嗚呼。我日本國之前途可想哉。日本人之方針大異哉。年來自殺者不下五六萬。若以此不完全之人而移其方針。得占其優等健全地位。則日本之富強蓋又可知矣。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洋裝一冊

歐美政黨政治

定價
五角

譯厚畢南湖著郎一萃中田本日

本書首述政黨之性質，繼述英美法德四國政黨之歷史及現在之情形。末附英國最近政變。顧末田中原著本，爲日本近歲之政變，故敍述歐美政黨情形，以資其國民增長政治上之知識。畢君亦鑑於吾國今日政治現象，故亟譯是書，以餉吾國民。原書敍議極有條理，譯筆尤明暢，實爲用心政界及研究政治史者最好之參考書。

世界共和國政要 美國共和政鑑 美 國 政 要

小野政治學

那特經政治學

歐美政治要義

列國政治異同考

政治汎論

復政治譜

考察政治日記

列國政要

菊池而學憲政論

高田早苗 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

一元二角五分
二元二角五分
三元二角五分
四元二角五分

